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壮志凌云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河族

族长



钩星

副族长



豹毛

巫医



泥毛

武士





灰池　莎草涓

波掌　芦苇尾





雾脚　天心





白掌　黑掌

甲虫鼻　蛙跃





响肚　石毛

学徒

巨爪　荫爪　烬爪　藓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壮志凌云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壮志凌云：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狼羽译．--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8
ISBN 978-7-5148-8896-6

Ⅰ．①猫… Ⅱ．①艾… ②狼… Ⅲ．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 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105445 号

ZHUANGZHILINGYUN
（猫武士）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策　划：何强伟	装帧设计：舒穆禄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校对：夏明媛
插　图：刘　野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75
版次：202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2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6 千字	
ISBN 978-7-5148-8896-6	定价：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太阳石激战 / 1

第二章　心有不甘 / 19

第三章　狗鱼偷袭 / 35

第四章　新晋副族长 / 48

第五章　分享狩猎权 / 56

第六章　委婉之言 / 69

如果族长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亮出利爪，

那我们面临的战争便是永无止境。

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在不见血的情况下保护族群。

If a leader reacts to everything with their claws, we'll always be at war.

There are ways to protect your Clan without bloodshed.

——钩星





第一章　太阳石激战

烈日对着营地灼烤了一上午，豹毛开始期待夜晚的凉爽。

“豹毛。”

听见钩星的呼唤，她扭过身。河族族长正和橡心一起站在莎草墙的阴影里。豹毛先前在帮日鱼将新鲜柳条编进武士巢穴的围墙。这会儿，她快步朝族长赶去，站在他们面前。“什么事？”

“我想让你带一支队伍到太阳石去。”钩星对她说。

豹毛激动得尾巴都抽搐起来了。近几个月里太阳石反复易主，任何被派往那里的巡逻都成为重要任务。钩星是想暗示，他认为我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责任了吗？

豹毛毫不犹豫地迎上他的目光：“我该带哪些猫？”

“你自己决定。”

豹毛心跳加速。他信任我！

她环顾空地，察觉到族猫们的目光。白牙停止在猎物堆里翻找，正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在一片草地上分吃鳗鱼的石毛与蛙跃也朝她望来。天心原本睡意昏昏地从武士巢穴往外走，这时也停下了步子。波掌和水獭斑竖着耳朵，爬起了身。

“但要小心些。”钩星叮嘱道。

“我明白。”豹毛对他说。在太阳石附近极有可能碰上麻烦，不过，她做好了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

“我希望边界标记能明确可辨。”钩星接着说，“雷族需要明白标记到底在哪里。”

橡心眯起眼。“带一支大队伍去。”他对豹毛说，“以防万一。”

“好的。”豹毛颔首示意，转身面向武士巢穴，日鱼还在那里修补围墙。她的朋友自从几天前离开育婴室以后还没参加过边界巡逻。“日鱼！”



“怎么了？”灰色母猫将一条柳茎的末端塞进墙里，转身看向豹毛。

“我要领一支巡逻队去太阳石。”她喊道，“你想来吗？”

“当然。”日鱼快步朝她走来。

在长老巢穴旁给耕尾梳理毛发、寻找蜱（pí）虫的白爪闻声抬起眼：“我也可以去吗？”

白牙离开猎物堆，穿过空地。“你留在这里。”他不容置疑地对学徒说。

白爪竖起颈毛。“但我得知道边界在哪里呀。”他抛下耕尾的皮毛，匆匆朝老师奔去，“你带我去看我们的领地时，没让我看过那一部分。”

“因为那里太危险了。”白牙说道。

豹毛移动脚掌。她是打算请白牙加入队伍的，但她不希望白爪和他的老师之间滋生嫌隙。可这是她第一次领队去太阳石。如果白牙在，她会感觉更加自信。她假装看不见白爪乞求的大眼睛。“你来吗？”她问白牙。

白爪愤慨地抽动尾巴：“不公平！”

白牙看着他：“你会的战斗动作还不够多。”

“我可以学。”白爪说道。

“真正的武士会在战前学习，而不是在战斗之中匆忙应付。”白牙说道。

白爪激动地竖起皮毛：“会发生战斗吗？”

“不会。”豹毛扬起口鼻，“但对你来说还是太危险了。如果出现麻烦，你的经验还不足以应对。”

白牙在白爪再开口争辩之前将他打断了。“你在营地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朝耕尾的方向点点头。老母猫正奋力想啃咬侧腹上一处瘙痒的地方。“耕尾身上的蜱虫你还没捉完。而且长老们的窝垫也需要更换了。”

白爪不快地看着老师：“我以为我是要学当武士，而不是当清洁工的。”

豹毛同情地对他眨眨眼：“每名学徒都得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

日鱼点点头：“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怎么当一名真正的武士。”

白爪扭过身，用尾巴冲着他们。“我可看不出来。”他恼火地咕哝道，踱着步朝耕尾那边走。

年轻公猫留在营地里，让豹毛松了一口气。领导一支经验丰富的武士队伍已经很有挑战性了。她对石毛和蛙跃喊道：“跟我们一起来吧。”水獭斑和



波掌急切地看着她。他们俩也是技艺娴熟的武士。有他们在，这支巡逻队将无往而不利。“你们也来。”她用尾巴示意两只猫加入，他们跳步前来的响应让她舒了口气。对资深武士发号施令，这种感觉很奇怪。

豹毛走出营地，旁边并肩而行的白牙带来了安心的感觉。水獭斑和波掌追随在后，她领队穿过芦苇荡，涉水入河。此处水浅易过，对岸的小径直通太阳石。这样他们就不用沿着河走到太阳石对岸，再从河岸爬上太阳石的峭壁了。

她游过河面，从水里爬出。

日鱼在她抖动毛发的时候也赶了上来。“真不敢相信你以前居然会怕水。”她低声说。

“要不是你把那条鲤鱼放到了对岸，我可能还在怕水呢。”豹毛咕噜道。

她一一检查，看大家是否都没掉队。水獭斑、白牙和波掌已经等在了小径上。石毛和蛙跃在下游几条尾巴远外爬出水面。石毛非凡的游泳技艺总让豹毛感到钦佩。

“我们走。”豹毛领队踏上去往太阳石的小路。到了小路尽头，被阳光晒暖的大片岩石外围就是宽广的雷族森林。日高已过，但岩石上仍保留了日高时的热度，灼得她脚掌疼。她迅速穿过石面，弹动尾巴示意队伍跟上来。

她来到森林的树荫下，对白牙点点头。“带上波掌和水獭斑，把边界标记到石崖边上。”她看向石毛、蛙跃和日鱼。“我们去标记另一边的树林。”白牙领着两只猫走开的同时，豹毛也走到一棵橡树旁嗅闻。上一支河族巡逻队在此留下的气味标记已经消散殆尽了，于是她做了个新的标记，然后向下一棵树进发。蛙跃和日鱼散开来，标记更远处的树木。

日鱼脚步一顿，抬起口鼻。

豹毛瞥她一眼。朋友的毛发沿着脊背竖了起来。“怎么了？”

“你闻得到雷族的味儿吗？”

日鱼说话间，石崖顶部传来一声嘶吼。豹毛旋过身，看到白牙和水獭斑从崖边退开。

波掌仍在越过崖边张望。“下面有一支雷族巡逻队。”他低吼道。

豹毛愣住了：“他们在太阳石附近做什么？”

"他们没有跨过边界。"白牙说道，但声音里透出警惕。

"暂时而已。"波掌不快地说道。

豹毛立起了颈毛。

"他们在往坡上爬。"波掌警告，"看起来他们是往这边来的。"

雷族巡逻队知道豹毛一行在这里吗？他们在等待河族的巡逻队出现吗？橡心要求多带上几名武士是正确的。怒火在豹毛皮毛下迸发。

"集合到我周围。"豹毛将队伍聚起来，面向边界与石堆相接处的森林。她瞥见灌木丛间穿梭的皮毛，不禁蜷起嘴唇。她的舌头被雷族的臭气包围了。她蓬开浑身毛发，横眉怒目地瞪着从黑莓丛间钻出，来到河族巡逻队眼前的雷族猫。

豹毛认出了雷族副族长红尾。狮心和白风与他在一起。虎掌与鼠毛护在队伍两侧，队尾处的奔风与长尾则在树林的阴影中移动着。

豹毛贴平了耳朵。"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她对红尾吼道。

"标记边界。"红尾眯起眼，"和你们一样。"

"你们在我们的领地上。"豹毛两眼直盯红尾的前掌。他的两掌尖越过边界线，碰到了石头。

"是吗？"红尾满眼无辜地对她眨了眨眼，但一动不动。

他是想来一架。豹毛将一声嘶吼咽回腹中。

白牙在她耳旁呢喃。"他们想要激怒你。"他说道，"我们继续标记边界，不用多理。"

豹毛盯着他："让他们以为我们被吓跑了吗？"

"我并不害怕。"白牙平静地对她说，"但这并非战斗的时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是武士。"她低嘶着回答，"我们随时准备充分。"

红尾抽抽鼻子："你们在讨论你们的边界在哪儿吗？"

"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边界位置。"波掌咆哮道。

"当真？"虎掌眯缝眼睛，"因为我们基本上闻不出来。我们还以为你们已经放弃标记边界了呢。"

水獭斑贴平耳朵："你以为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干什么？"

“在阳光下躺平啰！”红尾说道，“这不是河族猫最大的特长吗？”

“反正你们又不会在这里狩猎。”虎掌接了一句，“河族猫除了鱼什么都追不上。”

怒火在豹毛腹中翻搅。“要论赶得上绿咳症爆发，雷族猫倒是独一份地在行。”她厉声说。

红尾和虎掌对视一眼，红尾一只脚掌又往前探了探。

“滚出我们的领地！”在赶走他们之前，豹毛不打算离开。不管白牙怎么说，雷族显然打算等河族猫一转过背就越界入侵。

白牙俯身靠得更近了。“我们回去把这件事报告给钩星吧。”他悄声说。

“任由他们身上的臭气染遍我们的领地吗？”豹毛龇出牙齿。

日鱼紧张地看着她：“我是不是该去叫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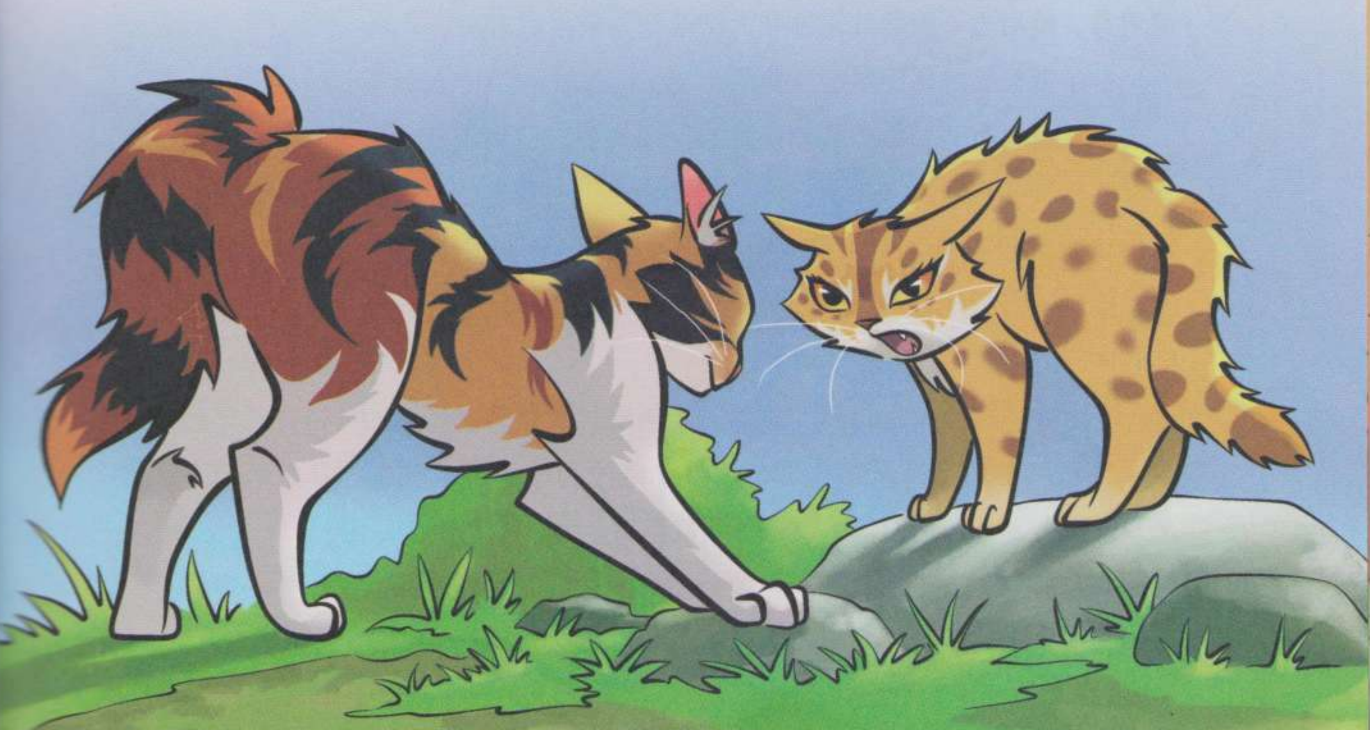
“我们不需要援助。”豹毛仍死死盯着红尾。她已经蓄势待发，只等他有任何动作。“我们的数量足够把他们赶走了。”

雷族武士白风瞥一眼红尾。“我们把边界标记完就走吧。”他说道。

波掌挥舞尾巴。“这就对了。”他吼叫着，“快滚。”

虎掌挺起胸膛：“雷族的事轮不上河族多话！”

水獭斑对他怒目而视：“回家去吧，追松鼠的。”



红尾皮毛抽动。他直视着豹毛的双目，缓缓说道："你们走，我们就走。"他说话间，脚掌又往前蹭了蹭。

"他想把你惹毛。"白牙催促。

但豹毛几乎没听他在说什么。怒火在她耳中咆哮。她回忆起泥毛的话语。你需要做的只是捍卫你的族群。她不会任由这帮嚼老鼠的家伙夺取哪怕一条尾巴远的河族领地。

红尾的脚掌又往前凑了凑。豹毛嘶吼一声跃向雷族副族长，将他打翻在地。她用脚掌抓住他，把对方翻到石头上，后掌猛蹬他的腹部。两支巡逻队向对方纵身扑去，霎时间爆发的呼喝声在树林间回荡。

红尾像条鱼般从她掌间溜走，一低头就脱了身。他扭转过来，将对方的前掌从身下击歪。豹毛肩膀砰一声撞上梆硬的石头，感觉公猫开始抓挠她的耳朵。她身旁的波掌将两只前掌狠狠砍在白风肩头，日鱼和蛙跃则挥舞利爪击退了狮心。狂怒驱散了红尾爪钩带来的刺痛，她一下子将自己撑起，后肢直立，狠狠劈向雷族副族长的鼻梁。

利爪钩住她的肩膀将她向后扯。豹毛踉跄（liàng qiàng）着奋力保持平衡，回头看去，正瞧见鼠毛在自己耳旁怒吼。看到豹毛进退两难，红尾两眼一亮，抬起一只前掌向她脸颊打来。这沉重的一击让豹毛往旁边打了个趔趄（liè qie）。但鼠毛依然紧抓着她，将她拖倒在地。豹毛第一次感觉恐慌燃遍周身。她用力一蹬将红尾推开，试图把鼠毛也甩下来。

一条带斑纹的尾巴从她眼角的余光中闪过。蛙跃！

他跃过岩石，与她擦着胡须掠过，一头把自己狠狠砸到鼠毛身上。他撞开雷族母猫，轻而易举地将对方按倒在岩石上。豹毛眨着眼睛，蛙跃敏捷的动作让她刮目相看。她之前未曾意识到蛙跃已经变成了技能如此娴熟的武士。她还一直把他当成那只笨拙的幼崽，每次一起玩苔藓球的时候都会被自己的尾巴绊倒。

一声尖啸让她扭过口鼻。日鱼脚步蹒跚，眼里闪过明显的痛苦。红尾已经回身向灰色虎斑猫发起攻击，他湿漉漉的利爪沾满了鲜血。日鱼趴倒下来，侧腹上漫开一道殷红的血迹，而红尾直起身，准备再出一击。

豹毛向他跳去，两只前掌将他一把推开，力道之猛让雷族猫惊呼一声向

后跌去，撞在树上。他笨拙地倒在树根中间，挣扎着想站起来。

豹毛转过身：“日鱼，你还好吗?”

白牙和狮心在她面前扭作一团。她怔住了。两只体形雄壮的公猫相互厮打，硕大的脚掌一次次劈开空气。白牙一把拍中狮心的耳朵，将血液飞溅在石头上。狮心吃痛，怒啸一声挥掌回击，正中白色武士的脖颈。

豹毛浑身僵直，眼看白牙不敢置信地睁大双目。周围的战斗似乎在霎时间静止了。白牙的喉间泛起血色，柔软的毛发在午后阳光里被映出猩红。白牙动作缓慢下来，趔趄几步，接着跌倒在地。随着落地时发出砰的一声，两支巡逻队都应声向后退去，似乎察觉到有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





豹毛的心跳停止了一瞬。她的呼吸哽在喉咙里，眼看着白牙的身体瘫软下去，两眼变得呆滞。她冲到老师身旁，蜷缩下来。“白牙，”她用脚掌摇动他，“白牙，醒醒。”

“他死了……”波掌用口鼻碰碰她的肩膀，“我们带他回营地吧。”

豹毛向雷族巡逻队投去一眼。他们沉默地观望着，但没有退却。日鱼挣扎着起身，侧腹上满是血污。水獭斑和石毛快步上去帮她。现在，这已变成了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斗。豹毛与波掌目光交接，点了点头。

黑银相间的虎斑公猫叼住白牙的后颈皮，朝蛙跃点点头。蛙跃低头钻到白牙身下，让波掌将白牙抬到自己肩头。随后波掌扶着白牙的尸体，领蛙跃朝河畔的小径走去。水獭斑和石毛一瘸一拐，撑着中间的日鱼慢慢地跟在身后。

豹毛没有动。她盯着雷族巡逻队，脚掌仿佛在石头里扎了根。这都是怎么发生的？说不通。本来该是他们顺利赶走雷族巡逻队。本不该有猫受伤。

红尾正看着她，眯缝的眼里透出得意的神色。虎掌的双眼没有流露任何情绪。奔风、鼠毛和白风则是一脸茫然。只有狮心似乎挨了晴天霹雳，他不自在地抽动着皮毛，目视蛙跃和波掌带着白牙远去。

豹毛未发一言，转身走开了。言语只会让她的失败更加难堪。她僵直地迈动步子，跟在族猫们身后。

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动用了三只猫的力量，才把白牙顺利送过河。蛙跃将尸体扛在背上，豹毛和波掌则从两侧扶住。负伤的巡逻队员们摇晃着爬上对岸，他们身后的河水晕开红色。族猫们从芦苇荡中挤过，终于将白牙送回了家园。

“豹毛？”巡逻队刚抵达空地，泥毛便快步从巫医巢穴赶来。他是被血腥味惊动的吗？他的目光从豹毛的皮毛上掠过，将巡逻队员一一打量后，才开始下命令。“带日鱼到巫医巢穴去，”他对水獭斑和石毛说，“将白牙放在这里。”

钩星从空地上奔过，橡心紧随其后。豹毛无言地凝视着停在白牙身旁的河族族长。

“他死了吗？”钩星睁大的双眼里充满惊惧。

“是的。”泥毛用脚掌碰碰白色武士的脸颊，“他现在与星族同行了。”



豹毛意识到，族猫们正簇拥到他们周围。她能听见他们的呢喃声，但不想辨认他们的言辞。

白牙死了。这位亲切而体贴的老师，这只教会了她平生第一招狩猎动作的猫从世上消失了。他不会再在武士巢穴中入眠，不会再走过空地，翻检猎物堆，也不会再与她一同到河岸上狩猎了。

“豹毛。”泥毛正用鼻子轻推她的肩膀，“来帮我照顾一下日鱼。”他领着她朝巫医巢穴走去。“日鱼会需要你的。”

甲虫鼻已经在巢穴里面了。他蜷缩在日鱼身旁。母猫躺在缀了苔藓的窝铺里，圆睁的双眼仍充满震惊。石毛和水獭斑在阴暗之中焦急地眨着眼。

“除了豹毛，所有猫都出去。”泥毛发令。

“可是——”甲虫鼻开口。

“去陪着你们的孩子，安慰他们，日鱼没事。”泥毛对他说。

“她会没事吗？”甲虫鼻眼里闪烁着担忧。

“只是战斗的伤口罢了。”泥毛对他说，“等我清理包扎好以后，你可以来看她。”泥毛用尾巴将甲虫鼻赶出巢穴，随后也将水獭斑和石毛赶了出去。豹毛眨着眼看他，震惊带来的浑身麻木仍未有消退。

“我去调制药糊，你和日鱼说说话。”他对豹毛说。

豹毛点点头，在日鱼的窝旁卧下。

日鱼正嗅闻侧腹上的伤口，胡须微微颤抖着：“伤口深吗？”

豹毛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她凝视伤口，那是红尾在日鱼侧腹上留下的长长爪痕。“不太深。”她撒了个谎。

抓伤又红又肿，泥毛带来一个叶子包，里面裹了气味浓烈的药糊，豹毛松了口气。她向后靠去，给泥毛让出将药糊抹进伤口的操作空间。

“你很快就会感觉好起来。”豹毛许诺道，“我会告诉白爪，你战斗得非常英勇。”

日鱼在泥毛将药糊抹进伤口的动作下瑟缩着：“我只觉得庆幸，还好白牙让他不要跟来。”

白爪会对老师的死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豹毛的腹部抽紧了。她不该给雷族巡逻队多次出言挑衅的机会。她该立刻发动攻击。兴许他们还能将雷族猫

打个猝不及防。

“到外面来。”泥毛正看着她。

她瞥了日鱼一眼：“我们不是得……”

“包扎之前，需要先给药糊一些发挥作用的时间。”他走向通道，朝日鱼点点头。“你好好躺着。”他说，“我给你的罂粟籽很快就会起效，到时候你就会感觉舒服多了。”

豹毛也看向朋友。“我很快就回来。”她保证道，然后跟着泥毛钻到外面，她很庆幸还有父亲在。她仍然很难相信，白牙就这么死了。

泥毛停在莎草的阴影中，面向她：“发生了什么事？”

“一支雷族巡逻队打算夺走太阳石，”豹毛对他说，“我们把他们打退了。”

“你们把他们赶走了吗？”泥毛注视着她。

“也不完全如此。”

“那就是说，他们还是在那里？”

“我们必须将白牙和日鱼带回家。”她本该继续作战吗？

“所以，白牙的死毫无意义。”

豹毛突然浑身泛起凉意。她眨着眼看向泥毛。他生气了吗？

泥毛接着说道：“日鱼的伤势，就是让你声称捍卫河族的借口吗？”

“我是捍卫了河族，这没错。”豹毛的皮毛愤愤不平地竖了起来。泥毛这样说不公平。

“所以，是雷族先进攻了你们？”

“他们跨越了边界。”

“然后向你们进攻？”泥毛不依不饶。

“他们没有。”豹毛对他说，“但他们正打算进攻。”

“你知道他们正打算进攻，是因为你能读出他们的想法？”泥毛浑身发抖，眼里亮起盛怒的火光。

“我读得出他们的表情！”豹毛勃然道，“我必须保护我们的领地。”

“保护领地和发动不必要的战斗是有区别的！”泥毛低吼。

“你怎么知道？”豹毛贴平耳朵，“你又不在场。”

“我了解武士。”泥毛压着声音咆哮，“他们认定领地比生命更重要，自

尊心更是胜过了一切。他们反反复复进行同样的战斗，假装一场场斯打能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却只让问题越发恶化。”

豹毛心跳如雷。“别把你的观点强加到我身上，”她嘶叫道，“你不愿再忍受战斗，不等于我当武士便不该勇猛。我不会临战而退！就算你不再懂得身为武士的真谛，那也不该是我的问题。这次是雷族挑的事。是雷族杀了白牙，伤了日鱼。我是站出来反击，不是无端作恶。”

泥毛凝视她片刻，接着转身回了巫医巢穴。豹毛的心突然被悲痛淹没。这场战斗根本不该发生。白牙本应还活着。但这不是她的错——而是雷族的罪责。泥毛不可能说服她相信，真正的武士能够面临那般急迫的情形而做出别的选择。



灰色的天幕遮蔽了烈日，但空气仍是凝重的。豹毛渴望刮起风暴，将凉爽清新的风送到营地里。白牙的守夜仪式上，她蹲坐在白爪身旁，感觉心像一块堵在胸腔里的石头。整个漫长而湿闷的夜晚，族群都坐在死去武士的身边。尸体躺在空地中央用芦苇编成的垫料上，周围点缀着从草甸里采来的花朵。

黎明时分，钩星领着队伍将尸体运出营地，埋在下游。现在，他已经带着橡心、石毛和刺牙回来了，他们挖掘过墓穴的脚掌上仍沾着泥，一步一步迈进营地中央。

“所有年龄够大，能够游水的猫集合过来，听我讲话。”他喊道。

水獭斑和木毛从莎草墙边走来。耕尾领着鸟鸣钻出长老巢穴。天心站在黑掌和响肚身旁，族猫们围绕族长聚成一个圆。白牙留下的芦苇垫料仍搁在空地上，钩星看了片刻，才开口发言。

“雷族又一次夺走了一名河族武士英勇的生命。”他看向豹毛，“我们又一次被迫挺身而出，保护星族在无数个月前赐予我们的岩堆。但我们将会铭记白牙的牺牲。他献出生命为我们维护了领地的完整。”河族猫们相互注视，眼里带着沉重的哀伤。钩星抬高下颚。“有一名年轻的武士受白牙指导，他将永远把老师教授的课程铭记于心。通过这种方式，没有武士会真正地离开河族。我们教导别的猫，也使得自己的技艺与智慧长存于世。”他的目光落到白爪身上。白爪站在甲虫鼻身旁，眼里泛着泪光。“但白牙的死并不意味着白爪的学习到了尽头。豹毛将担任他的新老师。”

惊讶如火花般在豹毛皮毛间窜过。钩星接着说道：“白牙将她塑造成了卓越的武士，她也能够把白牙的知识继续传递给白爪。豹毛已经证明自己是一名忠诚而强大的武士，做好了收学徒的准备。”他点头示意豹毛上前，于是她快步穿过空地。

白爪对她眨眨眼，走上前来，犹豫地看着钩星，后者则鼓励地对他点点头。“豹毛会是一位称职的老师。”他说道。

豹毛紧张得脚掌发麻。白牙正在星族看着这一幕吗？他会赞同吗？“我会尽我所能，当最好的老师。”她对白爪承诺。

族猫们开始高呼白爪的名号，豹毛则捕捉到父亲的目光。泥毛眼神晦暗

地看着她。豹毛移开了视线。他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她捍卫了她的族群，这是身为武士再正当不过的做法。

“白爪表现如何？”日鱼对豹毛眨眼，高烧让她眼神迟钝。

“他很有天分。”豹毛往日鱼的窝铺凑近了些。与雷族的战斗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月，这会儿，日鱼按理说早该离开巫医巢穴，住进自己的窝里了。但她侧腹上的伤口愈合缓慢，甚至从豹毛所在的位置上就能闻出感染的酸腐气息。

“他学得快吗？”日鱼没有等待回答。她听起来有些焦躁。“他总是很机灵。他听话吗？但愿他没有给你添乱。”

甲虫鼻在她身旁动了动。自从战斗过后，甲虫鼻便日夜陪伴着日鱼。“他当然不会添乱。”甲虫鼻轻声说。

“对他的训练很顺利。”豹毛用舌头舔舐日鱼的耳朵，却被传来的热度吓了一跳，“当他的老师是一种享受。”的确如此。白爪学得非常快，他热情洋溢，总想提高自己，而且动作还很麻利。但豹毛也注意到他仍在哀悼白牙，并且为他的母亲担心。于是她用紧凑的训练让他忙得停不下来。一天大部分时间，豹毛都带他到外面去，回营地里也安排各种杂活，让他忙到很晚。他从没抱怨过，这让豹毛更加忧心了。过去，他总会抗议给育婴室取苔藓或者从长老窝铺里挑鱼骨这种杂活。但现在，他只会顺从地点头答应，毫不质疑地按她吩咐办事。

豹毛强迫自己咕噜出声，好安抚日鱼：“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武士。”

甲虫鼻抬起头，看着泥毛走进巢穴。“所有药草你都试过了吗？”他焦急地问巫医。

“是的。”泥毛走到日鱼窝旁，目光凝重地看着病猫，“如果她好好休息，试着吃些食物，大概是能撑过来的。”

甲虫鼻感激地对他眨眨眼，但豹毛却辨认出了父亲声音中的疑虑。他的疑虑让豹毛顿感恐惧。

“你想让我给你带些猎物来吗？”她问日鱼。

日鱼缓缓摇头。

“一条小杂鱼呢？”豹毛追问。

“不了，谢谢。”

甲虫鼻眼神黯淡下来：“我一整天都在试着劝她吃一些，但她一直没什么胃口。”

“我会给她一些小白菊。”泥毛轻声说，“也许能有帮助。”

他迈步走向药草库存的同时，豹毛也起了身。白爪正与雌狐跃和草须一起等在外面。他们早些时候已经来看过日鱼了，但泥毛不希望病猫太过疲惫。银溪也和他们在一起，不愿远离巫医巢穴，生怕错过消息。

豹毛用鼻头碰了碰日鱼温热的脑袋。“好好休息，”她喃喃道，“我明天再来看你。”

她离开巢穴，甲虫鼻往伴侣身上贴得更紧了。

巢穴外，蓬松的白云点缀在午后的天穹上。白爪快步迎上豹毛。“她好些了吗？”他圆圆的眼里盛满忧虑。

“她看起来精神有好转了。”豹毛对他说。她明知这不是实话，但却希望能让他安心。白爪显得放松了许多，皮毛也稍稍平顺，这让豹毛肚里泛起罪恶的刺痛。“去看看耕尾和鸟鸣吧，”豹毛对他说，“她们也许会有什么需要。”

“好的。”他匆匆跑开。豹毛暗自希望这些学徒职责足以让他分心。

她穿越空地时，蛙跃来到她身旁。

“日鱼好些了吗？”他问。

豹毛瞥他一眼，心里揣摩着是否应当据实相告。日鱼毕竟是他的同窝猫。

蛙跃目不转睛地回望她。“没关系。”他说道，“我能承受得住。”

欣慰与伤感同时涌上心头：“我觉得她越来越虚弱了。”

“但她很强壮。”蛙跃领着她朝猎物堆走去，“如果有谁能击退感染，那必定是她。”猎物已经开始发臭，豹毛皱起鼻子。猎物堆底部倒是阴凉的，蛙跃从那里钩出一条小鲤鱼，放在豹毛掌边，然后从顶上给自己挑了一只已经松软的麻雀。豹毛叼起鲤鱼，跟着他来到莎草旁的阴凉处。

蛙跃将麻雀放在草地上，豹毛也在他身旁歇下来，凝视着鲤鱼。罪恶感仍旧扎着豹毛的肚子，但这次却不是因为对白爪说出的谎言。“我本该保护好她的，”豹毛说道，“我本该制止红尾伤害她。”



“我每次一闭上眼睛，这个念头就会出现在脑海里。”蛙跃对她说，“如果我能动作更快，能力更强……”他的目光落向巫医巢穴。“但事已至此，我们无力改变。”他将鲤鱼向豹毛推了推，“而把自己饿死，也无益于族群。”

豹毛看着他咬下一口麻雀，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头颅已经生得那样宽阔，皮毛下的肌肉是那么紧实。他似乎再也不是与自己一同长大的那只瘦长又笨拙的幼崽了。豹毛将思绪挥远，咬了一口鲤鱼，强迫自己咽下。日鱼对食物的需要更加迫切，她又怎么吃得下这条猎物呢？

豹毛迈步走进营地。太阳沉没到远处的荒原后，营地沐浴在紫色的阴影之中。天心、水獭斑和木毛跟着她刚结束一场漫长的边界巡逻，此时，他们安静地和她一起踏进营地。她脚掌酸痛，渴望能蜷卧在窝里……

直到她看见泥毛匆匆走来。“日鱼一直在找你过去。”他来到她面前说道。

豹毛胸口一紧。她冲向巫医巢穴，来到通道前才慢下步子，催促自己放平皮毛，然后再轻步走进巢穴内。“日鱼？”

黄昏暮色里，很难辨别出灰色虎斑猫窝中的身形，但她的眼睛却在昏暗中闪着光。

“豹毛。”她听起来如释重负，“我还担心你赶不上了。”

赶不上？豹毛压住惊慌。她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打算溜到哪里去吧？”豹毛轻声说着，试图用玩笑将日鱼话语中的阴郁驱散。

日鱼对她眨眨眼。“我想趁甲虫鼻休息的时候和你谈谈。”日鱼看向旁边的窝铺。豹毛意识到甲虫鼻蜷在里面睡着了，呼吸绵长。

她贴着日鱼蹲伏下来，挚友皮毛上涌来的热度让她心中一紧。日鱼的高烧肯定加重了。她压低嗓音：“你想和我说什么？”

“好好照顾白爪。”日鱼的声音很沙哑。

“我当然会照顾好他。”豹毛悄声说，“我是他的老师。我会确保他不受到伤害。”

“我指的是，如果我遭遇不测。”日鱼凝视她的目光里带着某种使她惶恐的急迫。

“除了身体好转，你还能有什么遭遇。”豹毛对她说。日鱼一定要好起

来。除此之外的可能，豹毛不敢去想。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坏事，”日鱼不愿放弃，悄声说道，“我希望你能永远像至亲一样支持他。”她瞥一眼甲虫鼻。“我知道他有他的父亲，有草须和雌狐跃。银溪也会照应着他，但这些都不一样。”

“和什么不一样？”

“和母亲不一样。”日鱼的眼睛闪烁着，“他还年轻。他仍然需要母亲，哪怕他自己意识不到。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照顾他。确保他不会有事。关心他的需要。”她顿了顿，仿佛在努力喘上气来。

尽管暮色温煦，但一股凉意似乎穿透了豹毛的皮毛。我从没当过母亲。她心想：我甚至从没想要当母亲。

豹毛感觉惶然无措。“你会好起来的。”她再次坚称。

日鱼的双眸没有从豹毛脸上移开。“但如果我没能好转，”她说道，“请向我保证。”眼看日鱼的目光越发焦灼绝望，豹毛口舌发干。“向我保证，你会照顾他。”

挚友的话语传入豹毛耳中，却像是犬吠鸟啼一般陌生难辨。她无法同意，是因为不愿向日鱼承认情况危急。但她又如何能说出那个“不”字？“我当然会的。”



甲虫鼻抬起头，睡意蒙眬地眨巴了一会儿眼睛，才爬起身来。“我睡了很久吗？”他跳出窝，从豹毛身旁挤过，用鼻头碰碰日鱼的脸颊。“你感觉怎么样？”

豹毛松了一口气，让甲虫鼻接替自己的位置。他比自己擅长安慰日鱼。

豹毛向后退出巢穴，烦恼得皮毛刺痒。她爱白爪，那是她对幼崽抱有过的最为强烈的爱意。但论起给他当母亲，她有必备的技能吗？

“她还好吗？”

白爪的声音让她跳了起来。她转过身，看到学徒眨巴眼睛望着自己，仿佛一片藏在暮光之中的阴影。他两眼空洞，感觉已经好几天没能入眠了。

“是的。”豹毛告诉他，但却深知这绝非真相。

“我就知道。”白爪急切地竖起耳朵，“我早些时候去看过她，她看起来已经好些了。”

豹毛注视着他。他当真相信了吗？“好好睡过一晚后，她的状态或许还会更好些。”

“你这么认为吗？”白爪与她目光相接，仿佛想要读出更多信息。豹毛逼迫自己不要移开目光，以防泄露内心可怕的想法。

她认为日鱼时日无多了。

豹毛抖散皮毛：“我们为什么不去练一练夜间狩猎呢？”她轻声道。

他们俩都需要保持忙碌。

如果运气眷（juàn）顾，她能累坏白爪，让他一觉睡到天明。

豹毛似乎才入睡一小会儿，就感觉窝在晃动。她睁开眼睛。苍白的曙光透过编织围墙投进来，武士巢穴里灰蒙蒙的。

豹毛的窝又一次摇晃起来。是白爪正在拉扯，他两眼聚焦在她身上，圆溜溜的眼里闪动着悲恸（tòng）。“她死了。”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豹毛盯着白爪。她感到一丝丝晕眩。身旁的水獭斑在窝中安然地呼吸。木毛在打鼾。巢穴上下，族猫们都睡得酣（hān）甜。这是梦吗？

可白爪在颤抖。这不是梦。这是现实。“日鱼死了。”

痛楚如发狂恶狗般将她的心撕裂。她想闭上眼睛，将口鼻埋到掌下，直

到心痛淡去。可这痛如何消散得了？日鱼死了，昨夜豹毛试图给予白爪的希望也变为谎言。

学徒注视着她，眼中倒映出自己的痛苦，如此强烈，让她不忍相望。她一把抓住白爪的后颈皮，将他拖进自己的窝铺间蜷起身子裹住。她紧紧搂着白爪，心脏随着他的啜泣声的节奏跳动着，直到豹毛怀疑自己的心将要破碎。

她凝视着巢穴围墙，脑海中出现了芦苇丛，芦苇丛外的河流，还有河对岸的雷族森林。雷族仍在酣眠，浑然不知他们残杀了两只豹毛挚爱的猫。泥毛或许会指责，是她挑起了致使他们丧生的战斗，但她清楚，这份责任到底该归到谁的头上。这是雷族干的好事——白爪在她温暖的皮毛中啜泣，而她暗立誓言：绝不原谅。



第二章　心有不甘

豹毛急切地抽动着尾巴，看着在桤木枝条间飞掠的鹪鹩（jiāo liáo）终于拍着翅膀落到河岸上。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白爪这次在她身旁保持了长时间的安静等待，也使她刮目相看。他们蹲伏在水畔的石头后面等着鹪鹩落下的这段时间里，她全程没听到学徒叹气或者移动脚掌的声响。

日鱼去世后，连着好些天年轻公猫都心不在焉。让他集中精力训练——不管是哪一种训练——都难如登天。昨天，他本该扎到水下捕捉大鱼的，结果却哗啦啦地在浅水滩里乱扑腾，用脚掌拍打小杂鱼。前天，豹毛想教他怎么悄无声息地穿过芦苇荡，结果他却追着一只蜻蜓，漫不经心地在里面横冲直撞。但今天，他却安静得像只老鼠。

豹毛往旁边瞄了他一眼，准备示意他和自己一起悄悄离开藏身处。

可他已经不见了踪影。沮丧在豹毛的脚掌里涌动。她猛地坐起身来，鹪鹩受了惊，扑扇着翅膀飞进了安全的枝条之中。她的学徒上哪儿去了？她的目光先看遍了河岸上，又搜寻过岸顶树木之间的蕨丛。

蕨叶间露出起伏不定的暗棕色毛发。她大步向那边走去，恼火地弹动着尾巴。

她靠近时，白爪忽地探出头，激动地对她眨眼："猜猜怎么了？"

还不知道自己惹麻烦了？"怎么？"她厉声说。

"我找到了一个麻雀的窝。"他钻回蕨丛间，"快来看。"

豹毛皱着眉从茎秆间挤过，发现他站在一堆缠结的细枝旁。

"肯定是掉下来了。"白爪抬头望望头顶上方的枝叶，接着用脚掌戳了戳细枝，"里面还有羽毛呢。我们可以带回去放进甲虫鼻的窝铺里。这样他就不会冷了。"

"这是绿叶季。"她低吼道，"他不需要保暖。"

"但他已经习惯有日鱼的体温了。"白爪不安地看着她。

豹毛对年轻公猫的怒火消失了。他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和自己一样——无论他想什么，最后思绪都会转到日鱼的去世上。这也是常情。她暗暗决定要多抱有一些同情心，于是放平了呼吸。“我们去抓只鸭子吧。”她依然是他的老师，他们应该训练。“鸭子毛比麻雀的软。”她向河岸点点头示意他。

白爪犹豫起来。“可是要一动不动地坐着好难受，”他轻声说，“我们不能练习战斗动作吗？”

她回忆起自己曾经是怎么天天说服白牙修改训练计划以避开捕鱼的。也许，当白爪还在为日鱼的死伤心时，强迫他安静坐着也不公平。练习战斗技能兴许能让他的脚掌忙碌起来，不再被忧愁淹没。“好啊。”她说道。

白爪开心地扬起尾巴，跟着领路的豹毛来到树林下的一片开阔地。豹毛俯身变为战斗蹲伏的姿势，准备向他演示。

“看好，我是怎么把重心移到身体一侧——”

突然，有脚掌重重落到她的脊背上。

“我赢了！”白爪站在她身上，顽皮地在她耳后轻啃一口，这让她想起白爪还是幼崽时他们嬉闹的战斗。那时日鱼总会在一旁观望他们玩耍，喉中发



出咕噜声。豹毛本该感到不悦——他是学徒，应该认真对待训练——可他刚经受过失去的痛楚。也许今天稍微玩一玩，也无伤大雅。

她后腿起身，半真半假地想将他抖下去，但白爪却揪得更紧了。“我要把你压扁。”豹毛开着玩笑将肚子贴到地上，仿佛准备要翻身将他压住。

“太慢啦！”白爪蹦到一旁，抓住她的尾巴用后掌踢打。豹毛把尾巴抽出来，反而揪住学徒，把他仰面按倒。她大声咕噜着用鼻头磨蹭他的肚子，白爪随之发出开心的尖叫。他们的训练可以明天再进行。

“过来！”白爪在水畔的杂草间闻来闻去，豹毛不耐烦得浑身发痒，“好好看着！”

这是今早第三次了。她朝河流中央深水区的一处漩涡示意。绿色的藻类漂在水面上打着转。“这里有处阴凉，也许鱼会躲在下面。”

豹毛涉进水里，缓缓前行，以免扬起太大的波纹。冰凉的河水在四肢周围打转，拉扯着她的腹毛。她曾寄希望于昨天放纵白爪玩战斗游戏，能让他今天把注意力收回来。但从离开营地的那一刻，白爪的注意力就飞到了每一只苍蝇、每一只鸟雀和每一根颤抖的芦苇上，豹毛的期待也跟着灰飞烟灭了。看起来，他觉得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比学当武士更有意思。

白爪停下脚步看着她，但那对心不在焉的眼睛却告诉豹毛，他依然在神游天外。他连老老实实坐着都做不到，侧腹上的毛发抽动个不停。

“我刚和你说的是什么？”豹毛轻声问。

“鱼喜欢阴凉。”白爪的目光跟着一股水流漂到了下游。

“我们朝那片水藻游过去，看看下面是否躲了什么东西。”她点头示意学徒游在前面，但看着白爪水花四溅地踩进水里，只能强压怒火，“脚掌慢慢移动！”她喝道，“你要是这么往河里跺脚，鱼都叫你吓跑了。”

白爪对她露出不快的神色。“对不起行了吧！我忘了。”他厉声回答，但听起来一点儿对不起的感觉都没有。

“你怎么连这都能忘？”她质问道，“我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踏慢走！”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白爪停在她身旁，绷着脸注视在溪流中心缓缓打转的水藻。

豹毛深吸了一口气，才再次尝试交流。“我们要游到水下，”她对学徒说，“慢慢游，这样如果那边有鱼，它们也只会把我们当成别的鱼。”她钻到水下，蹬开河床滑入水流之中。她回头透过河水望去，想确定白爪跟在了后面。

身后气泡翻涌，水被搅起了泡沫。他干什么呢？豹毛冒出水面怒视学徒。白爪牙齿间叼着一条小杂鱼。他制造出的波纹仍在水面上起伏，扩散过河面。藻群被荡来的水波打散，紧接着就被水流撕碎了。就算有鱼躲在下方的阴影里，现在肯定也已经逃之夭夭。

她转身游向学徒。“你应该跟着我的。”她厉声说着踩稳了脚步，涉水朝他走去。

白爪将杂鱼丢到岸上：“我抓到鱼了。”

“那条鱼连只幼崽都喂不饱，更别说整个族群了！”照这样下去，等小烬和小薛获得武士名号时，白爪依然是个学徒。那她的颜面何存？日鱼要是在星族看着这一幕，她又会怎么想？豹毛承诺过，要帮白爪成长为伟大的武士。但现在，白爪只是茫然地望着她。“你都不在乎是否能出力喂养族群吗？”她厉声问。

“在乎啊。”他迅速说道。

“你看起来根本不想当武士！”

“我当然想。”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热情。

懊恼在豹毛的脚掌中一鼓一鼓地跳动。“到岸上等着去，别妨碍我捕鱼！”她喝道，“就算你不愿意让我教，那至少让我给我的族猫捉到些猎物。”她怒气冲冲地转回河中，扎了进去。她从水中穿过，注意到对岸芦苇丛附近的水面冒出了气泡。一条大鳟鱼正在茎秆间享受阳光。她向上游游出一小截，这样她游过去的时候，灿烂的阳光就会反射在她身后的河流上。等鳟鱼看见她时，已经太晚了。她将扑腾的大鱼咬在齿间，拖出河水。

白爪没有动。他避开她的目光，垂着尾巴。豹毛将鱼丢在他旁边，咬下致命一口。

“至少这个上午没有完全浪费。”她咕哝道。

白爪只顾盯着自己的脚掌。

也许他现在能开始好好听我讲话了。“来吧。”她尖声叫道，“我们把这



条鱼带回营地。然后我们可以到浸水草甸去，我教你怎么抓青蛙。”

白爪没有言语，但当豹毛叼着鱼往营地走时，他愁眉苦脸地跟了上来。“对不起。”他声音沙哑而悲伤。

豹毛停下脚步，回望着他。

他眼睛圆圆的，目光中闪着难过。“我知道你生气了。你不打算继续给我当老师了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注视着白爪。他怎么会这么想？老师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学徒，更何况他还是自己挚友的孩子。她永远不会对他丧失希望的。

豹毛将鱼放在地上，愧疚在腹中翻涌。她对白爪太严厉了。“我当然不会放弃你的。”豹毛知道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是什么滋味。她朝白爪走去，凝视着他的眼睛。“我会一直当你的老师，直到你不需要我为止。”她柔声说，“我哪里也不会去。”

白爪琥珀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情难自禁的泪光。“我总是梦见自己醒来，发现巢穴里空空荡荡的，我去找你，可是武士巢穴里也是空的。”他干咽了一口，“你不见了，甲虫鼻、雌狐跃和草须也不见了。你们都不见了。”

“不会发生那种事。”豹毛用鼻头碰碰他的脑袋。即使斥责让他稍微集中了一小会儿注意力，但也同样使得仍在为日鱼深深哀悼的学徒肝肠寸断。不光如此，他还失去了白牙。她怎么能对白爪如此苛刻呢？

“我向你的母亲发过誓，说我会照顾你。”她对白爪说，“我也会践行诺言。即便等你获得了自己的武士名号，我也仍然会照顾你。”她呼吸着白爪身上传来的温暖。他宛如一只幼崽，而不是学徒。“我保证。”

白爪抽身退开打量她，仿佛在揣度能不能信任她。接着，他低了低头。“我知道了。”他从豹毛身旁走过，钻进营地。

豹毛叼起鳟鱼快步赶上去，将鱼放在白爪掌边。“把这个带去和雌狐跃与银溪分着吃吧。”两只母猫正在武士巢穴外的阳光里伸懒腰。与至亲共处也许能让他的心情放松一些。“等你吃过了，我们就去浸水草甸。”

白爪对她投来感激的目光，叼起鱼走开了。豹毛满意地看到雌狐跃和银溪开心地扬起口鼻与他打招呼。这可怜的孩子仍在深切悼念他的母亲……他需要从至亲那里尽可能获取心理慰藉。

豹毛得到了片刻空闲，于是用目光打量营地。

波掌坐在莎草的阴影里，石毛、水獭斑和刺牙簇拥在他身旁。

“雷族杀死了我们的两位族猫……”她听见波掌发出低吼，公猫同时向钩星巢穴外的阴凉地望了一眼，河族族长正在那里与橡心交谈。两名武士都满面肃穆。“我们早该反击了。”

石毛跟着波掌的目光看去。“他们俩没有亲眼看到我们的族猫死亡。”他嘀咕道。

豹毛打了个寒战。可我亲眼看见了。她仍能想起白牙的血在太阳石被晒暖的石面上漫开的场景，清晰一如昨日。如此残酷的行径，理应受罚的吧？

水獭斑不安地移动脚掌。“我相信钩星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她说道，“他只是谨慎罢了。等到时机合适，他定会做出行动。”

“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石毛低吼。

“我们把白牙的尸体带回营地时，就是最合适不过的时机。”波掌嘟囔道，“雷族猫在河族领地上残害了一名河族武士。”

“那些石头是星族赐予我们的。”刺牙不快地说，尾巴在身后布满尘土的地面上鞭甩，“雷族什么时候才会接受事实，他们对太阳石不具备所有权？”

“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波掌大声说，“而且是越快越好。”

豹毛心脏怦怦狂跳。武士们说得对，她也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白牙的心伤仍未缓解才感到赞同，更是因为雷族犯下了罪行却不付出代价，而这样的日子每过一天，河族就显得懦弱一分。看到钩星抬起眼，目光往波掌和另外几只猫身上掠去时，豹毛绷紧了身子。族长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他们片刻，才转回头去与橡心交谈。他听见他们的谈话了吗？他终于要派一支战斗队伍去与雷族对峙了吗？豹毛想走上前去，明确无疑地将族猫们对他的期望告诉他，这也是豹毛对他的期望。毕竟，泥毛向她透过底，河族的命运与她紧紧交缠。如果钩星与橡心在讨论雷族的罪行，那么，这样的讨论或许也该有她参与其中。

身后响起脚掌擦过地面的声响。仿佛是被她的想法召唤来一样，豹毛嗅出了父亲的气息。她转过身，泥毛正好来到她面前，口中叼着一个裹了药草、气味浓烈的叶子包。

泥毛将叶子包放下。“你怎么在听族群里的闲话，没去和白爪训练？”

他犀利的眼神让她屏住了呼吸。他这是训斥吗？豹毛强迫自己不要竖起颈毛。她已经不是幼崽了。她不需要父亲来告诉她该做什么。再说了，他难道忘记自己曾对她说过，她与众不同吗？他们的族群里怒火烧得正旺，而她或许正是能将烈焰引向正确方向的那只猫。她迎上泥毛的目光。“白爪在和他的至亲分享食物。”她生硬地回答。

“他晚些时候再吃也不迟。”泥毛的目光落向年轻公猫，后者一边开心地在鳟鱼尾巴上大快朵颐，一边被草须梳洗着耳朵。“等他给自己赢得食物之后。”

赢得？豹毛不自然地抽了抽耳朵。泥毛知道他的训练进度落后了吗？

“等他吃完以后，我打算带他去浸水草甸抓青蛙。”她对泥毛说着。这种必须为自己正名的感觉让她有些恼怒。她尽自己所能地训练白爪，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让他集中注意力。放纵他没用，恶语相向也没用。

不过，她不打算承认自己受挫，询问父亲的意见。相反，她朝白爪走去，途中头一次留意到蛙跃在空地边缘的一片阴凉里休息。他正望着自己，而豹毛不自在得浑身难受，避开了他的目光。他听见泥毛的斥责了吗？

“好了，白爪。”她停在空地边缘，“你吃得够久了。”她欣慰地看着学徒起身向她迎来。至少他在族猫面前还是会听自己的话。“我们去草甸吧。”

他们穿过河流，又一言不发地穿过香蒲丛。来到草甸时，白爪叹了口气。

她瞥学徒一眼。“怎么了？”她的耐心又一次渐渐耗尽，但她努力提醒自己，要和蔼一些。

“我们必须抓青蛙吗？”他小声说道，“它们吃起来很怪。”

豹毛移开目光，努力藏起自己的暴躁。“你是在为族群狩猎，不是为了你自己。鸟鸣就很爱吃青蛙。”她提醒道。

白爪郁郁不乐，在草丛中拖拉着脚掌跟着她一起穿过草甸，来到一片积水的宽阔洼地旁。

她停在边上：“好了。你能闻到什么？”

“草。”他说道。

“还有呢？”

“水？”

“什么样的水？”他难道闻不出死水污浊，意味着附近往往有青蛙活动吗？

白爪望着她：“我不知道。湿的水吗？”

恼恨刺痛了豹毛的脚掌，她张开嘴想斥责他，但一抹灰色毛发闯进了她的视野。

蛙跃正朝他们走来，尾巴在身后自如地挥动着，毛发平顺光滑。他是跟着他们过来的吗？他友善地对白爪眨眨眼。“抱歉打扰了，但我不小心听见了你们的对话。白爪，我想豹毛是希望你学着分辨流水和静水的区别。”他说道。

“嗯，好吧。可为什么要区分呢？”白爪抽抽鼻子。

“因为河里的水鸟更喜欢流水，而蛙类则倾向于静水。”蛙跃解释道，“如果你能闻出区别，就知道该找哪种猎物了。”

“但水流不流，你看得出来啊。”白爪伸出尾巴，“我为什么要靠闻呢？”

“一名优秀的河族武士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分辨出不同。”蛙跃轻声说着，脑袋歪向一旁，“但如果你只打算当个一般般的武士就好……”

白爪张开嘴想说话，但蛙跃的目光飞快转向了水面。

“快瞧！”灰色公猫的声音饱含激动，以至于白爪居然跟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一只青蛙凫（fú）出对侧水面，跳到了草地上。蛙跃俯身摆出狩猎蹲伏的架势。“这可是我的同类。我们是抓它呢，”他问白爪，“还是放它走？”

“抓！”白爪急切地说道。

“那就来吧。”蛙跃开始蹑足从边上绕过去。

白爪跟着他的动作。尽管豹毛很感激蛙跃的帮助，但也不禁感到一阵不悦。为什么白爪就不能这么听她的话呢？她留在原地观察着，一动不动，以防惊到青蛙。又一只青蛙从旁边跳了出来。两只青蛙坐在草地上眨巴眼睛，浑然不觉有两只公猫正蹑足向它们缓缓逼近。

蛙跃停下来，等白爪溜到前面去以后，他用鼻子碰了碰年轻公猫的尾巴来帮他调整。豹毛看着蛙跃悄声低语，白爪便将身子压得更低，腹部的毛发从草尖上轻轻擦过。蛙跃仔细地观察他后又说了些什么。白爪贴平耳朵，尽管豹毛心下愤愤，却仍安静地站在原地，等待学徒蹑足朝两只青蛙越靠越

近。她屏住呼吸看白爪起跳，瞧见他四平八稳地扑上去按住了一只青蛙，胜利的喜悦顿时在她胸腔中喷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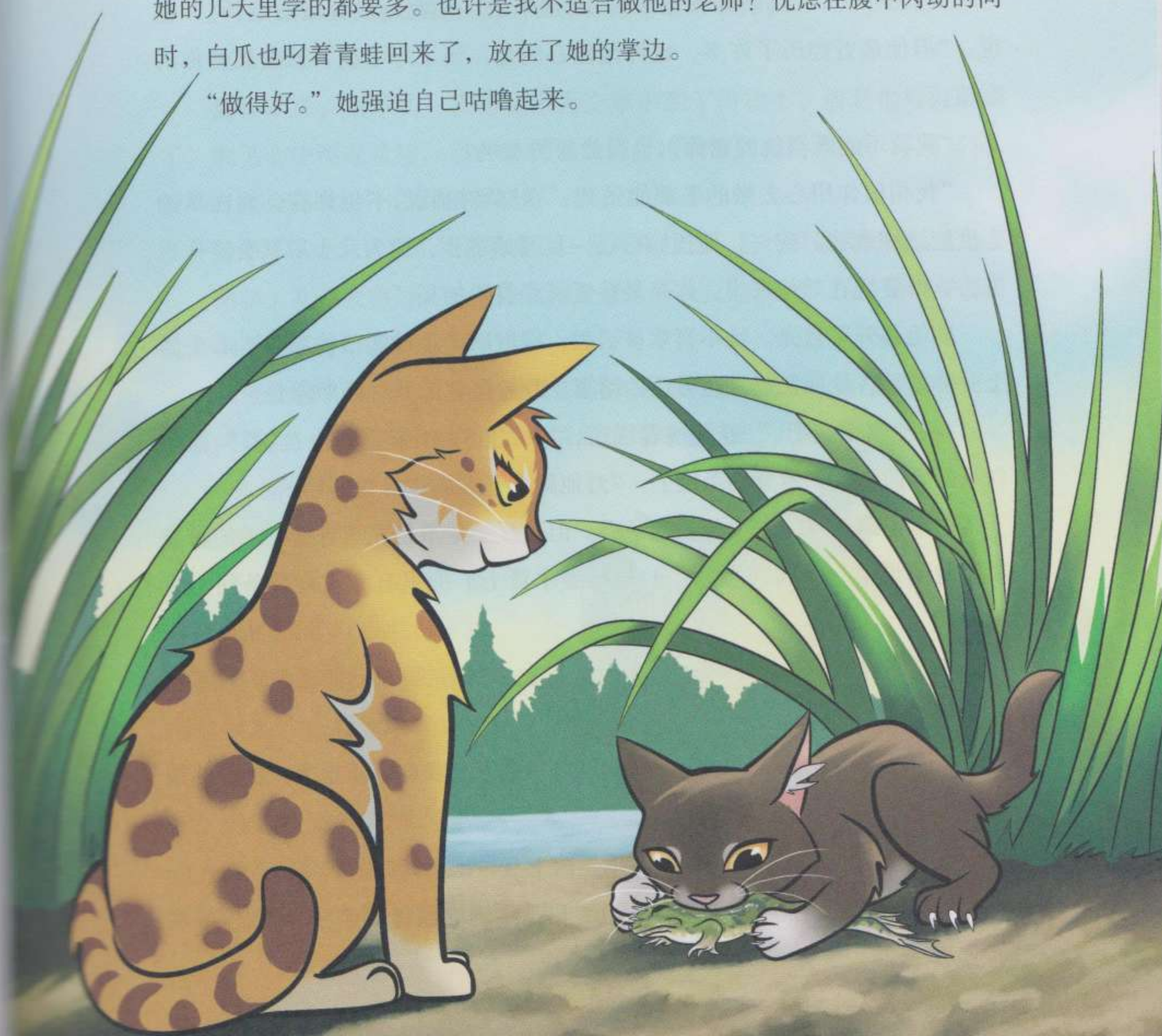
快点儿了结它！

她屏息看着白爪俯身正要咬下致命的一口，但青蛙猛地扑腾，从他掌下扭出来挣脱了。

正当豹毛的心往下沉时，蛙跃扑上前来拦住了青蛙的去路，让白爪有机会又一次将它抓住，这一次，白爪用的是牙齿，顺势将青蛙一口毙命。

豹毛欣慰地看着这只青蛙变成猎物——鸟鸣会很高兴的，但她不确定自己是该对学徒感到骄傲还是不满。白爪跟着蛙跃才一小会儿，似乎就比跟着她的几天里学的都要多。也许是我不适合做他的老师？忧虑在腹中闪动的同时，白爪也叼着青蛙回来了，放在了她的掌边。

“做得好。”她强迫自己咕噜起来。



蛙跃停在豹毛身旁。“他很有天赋。”他轻声说完，对草甸稍远处的另一小片水域点点头，“试试靠你自己再抓一只。”他对白爪说。

白爪走开时，他在身后喊道：“别忘了！身体压低，就算不在追踪时也要注意。这里土地开阔，你站起来的话就和湖上的鸭子一样显眼。”

一等白爪走出听力范围，豹毛就怒目而视。恼恨在她的皮毛间抽动。“真叫我大开眼界。但为什么他听你的却不听我的？”

蛙跃同情地对她眨眨眼。“你当上他的老师之前，就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了。”他说道，“稳固的关系是很难改变的。”

“你是说他应该有别的老师吗？”她厉声道。

“当然不是。”蛙跃睁大圆眼。“对他来说，你就是最合适的老师。”他说，“但他最近经历了许多，也许他担心的是，当了好学徒，就会失去你的友谊。”

“我就不能既当他的老师，也当他的朋友吗？”

“我相信你用心去做的事都能做到，”蛙跃对她说，“但现在，对白爪的态度应该细致些。或许，他担心自己一旦开始进步，成为武士后就会连你也失去。毕竟现在对他来说，你是最接近母亲身份的猫。”

豹毛移开了目光。她不喜欢被说教。但蛙跃的话确实值得参考。心头涌上一阵痛楚，她回忆起日鱼最后的请求。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照顾他。

“待他温柔些吧。”蛙跃接着说道，“要用爱去引导他，点拨他。”他往白爪的方向走去，示意豹毛跟上。“对他耐心些，就像日鱼那样。”

白爪正蹲伏在一个小些的池子旁。但他显然并不是在找青蛙。他的目光飘飘忽忽地落在草甸边缘丛生的长排灌木篱上，那里有麻雀在枝条间上下飞舞。

豹毛心想：引导他。她迈步向灌木走去。“你觉得自己能抓住一只吗？”她问白爪。

他似乎思考了一会儿。“我觉得可以。”他直起身朝麻雀走去，豹毛便跟在后面。

“压低身子。”蛙跃提醒他，白爪便俯下身做出潜行时的蹲姿。

“尾巴从草上刷过。”豹毛补充道，白爪也随之放低了尾巴。“利用好阴

影。”她柔声说道，仿佛自己不是在训练学徒，而是在鼓励幼崽尝试。“很好。”学徒低头钻到灌木下时，她低声说。

麻雀扑扇着在灌木丛进进出出，扰得叶片簌簌轻颤。白爪挤到枝条下，以便再靠近些。

“重心放到后腰上，不能压住脚掌。”豹毛悄声说，“这样你的脚步会更轻。”

白爪调整姿态蹑足前进，几乎没在草地上踏出任何声响。

“别忘了保持尾巴稳定。”豹毛说道。

他照做了。

“耳朵贴平。”豹毛悄声说，“就像你抓青蛙时那样。”

他贴平了耳朵。

数日以来，白爪头一次将注意力全集中到了猎物上。而且他好好听话了。豹毛心中涌起希望。也许蛙跃是对的，她只需要保持平和，不懈坚持，就像日鱼当初鼓励小白踏出育婴室一样。

她停下不动，让白爪独自将最后一段距离拉近，自己只是殷切地看着他。

侧腹上有毛发擦过，蛙跃停在她身旁。“你也很有天赋。”他悄声说道。

豹毛瞄了他一眼，咽下咕噜声。

从刚才起，白爪的目光就没从麻雀群上挪开过，现在，他已经进入可以起跳的距离，便将两眼锁定在最近的那只鸟身上。

“你能做到。”豹毛轻轻呼气，心提到了喉咙里。白爪突然跃起，张开嘴咬住了鸟腿。他在落地的同时用力甩头，将鸟扔到掌间，趁着麻雀还没回过神来，已朝它喉咙送上了致命的一口。



豹毛快慰得脚掌发麻。白爪学会了。他真的学到了东西，豹毛也真的教给了他知识，就像

白牙曾经教授她一样。

终于，她守住了对日鱼许下的诺言。

豹毛看着白爪扑向自己给他放好的松果。过去的半个月里，他长大了许多：他现在看起来不像学徒，倒更像武士了。暗棕色皮毛下肌肉随着每一个动作游移，他用一只雪白的前掌钩住松果抛进空中，自己也随之起跳，在半空一扭身，挥起脚掌精准地将松果击落在地，与其他松果滚到了一起。豹毛当初花了将近一个月才熟练掌握的这个战斗动作，他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学会了。豹毛对学徒的自豪溢于言表。

白爪安静地潜行，朝下一颗松果靠近。他移动重心，调整尾巴，每一个动作都按照教学做出。此时豹毛急切地朝芦苇荡瞥了一眼。蛙跃来了吗？她请他来发动偷袭，好测试白爪的战斗技能。年轻公猫的反应够快吗？蛙跃是一名身强体壮、技艺娴熟的武士——白爪不会受伤，但她有些担心伏击会挫败他的自信。

芦苇茎传出微微颤抖。她嗅到了蛙跃的气息。他到附近了。白爪辨别出可能透露计划的痕迹了吗？当然，在河族的领地上，摇曳的芦苇与蛙跃的气味不会是危险的象征。她和蛙跃这么做会不会不公平？不。她告诉自己。伏击会教给白爪随时保持警惕的重要性，即便在熟悉的土地上也绝不可以松懈。

白爪的注意力集中在松果上。他腹部贴近地面，耳朵伏在脑后，准备要扑上去了。豹毛从余光里瞥见了蛙跃的身影。他的灰色毛发在芦苇间移动，与一片暗影没什么分别。但他越靠越近了，于是豹毛屏住呼吸，皮毛刺痛地看着芦苇分向两旁，蛙跃一冲而出。

他扑向白爪，年轻公猫先是怔在原地，肚皮还贴在地上没动。但不过转眼间，白爪便动作流畅有力地撑开后腿立起了身，直面偷袭者。豹毛看着他的目光向自己掠来，似乎是想先确保她没事，然后才能安下心来全力以赴捍卫自己。

蛙跃睁大眼睛，仿佛没料到这样迅速的反应。他飞快地调整了动作，在年轻公猫的利爪朝口鼻挥来之时做好准备。他快速躲开，低头钻到白爪的肚子下方，然后往上一拱，将学徒的后掌顶离地面，紧接着将他翻了个四脚朝天。



白爪砰地摔落在地，但一个心跳间便翻身爬起，又一次朝进攻者发起冲锋。他眼里掠过一抹熟悉，身体也随之绷住了。“蛙跃！”他向后退去，放下脚掌，接着皱起了眉，“你这是做什么？”

蛙跃放平毛发，眼里亮起欣赏的光芒。“我们在测试你应对危险时的反应速度。”他对年轻公猫颔首道，“你把自己保护得很妥当。”

豹毛走上前来。“他甚至还先看了我一眼，确保我没事。”她赞赏地咕噜道，“族猫的安危对他而言，显然与他自己的安危同样重要。”她与蛙跃交换了赞许的目光，她的学徒很明显给这只成年公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她骄傲极了。“我认为他差不多准备好接受武士测评了，你的想法呢？”

“绝对如此。”蛙跃快活地对她眨眨眼。

刚才的偷袭让白爪奓（zhà）起的毛发尚未伏平，但他眼里霎时神采四溢。“真的吗？”他问道，“你们认为我准备好了？”

“是的。”豹毛心间涌起温情。她以和蔼与鼓励的态度教导白爪，并在这样的过程中践行了自己对日鱼的诺言。“我相信你会通过的，白爪。你已经学到了很多。”

学徒圆溜溜的眼睛望着她。“我知道自己有段时间状态很差。但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是走不到今天的，我只希望……”他的目光抬向天空，声音小了下去。

豹毛感觉喉头发紧。她明白，白爪希望的是什么——她也有同样的愿望——如果日鱼能与他们在一起，该会有多好。他的母亲此刻正在星族望着他们吗？

“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豹毛俯身向前，用鼻头碰了碰他的鼻子，“我知道，日鱼也一样。”

他们回营地的路上，豹毛加快了脚步。蛙跃和白爪跟在她身后。她等不及想告诉钩星，白爪已经准备好接受武士测评了。她好奇族长会不会预先向她透露白爪的武士名会是什么。如果将他命名为白牙，纪念他的第一位老师，那该有多好啊。但也许他应该获得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名号。

豹毛俯身钻过芦苇通道进入空地，浑身皮毛却泛起刺痒，她不安地发现

钩星站在雾脚、甲虫鼻、石毛和响肚面前。橡心在他们身旁徘徊，暗红色的皮毛沿着脊柱耸动。他们看起来焦灼不安，目光也带着忧郁。出什么状况了吗？

她匆匆来到他们之中，对钩星疑问地眨眨眼。但族长似乎并未留意到她，只是对别的猫说："如果你们发现任何雷族猫靠近边界，立即警告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照做，就发动攻击。"

甲虫鼻皱起眉："可如果他们并没有跨越气味界线呢？"

"仍然攻击。"橡心将口鼻扭向宽肩公猫，"如果他们受到警告后仍拒绝后撤，那就等同于宣战。"他低吼起来："这一次，我们不会让太阳石的归属仍留疑义。"

豹毛心中一惊。一场针对雷族的进攻！

几天前，橡心带队在太阳石与一支雷族巡逻队开战，并轻易夺取了胜利。雷族参战的武士完全寡不敌众，甚至连他们的副族长要求撤退时，河族的武士们还一时难以置信。胜利来得太过轻松，以至于欢庆之余，豹毛听见族猫间仍有窃窃私语，担心雷族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看来，河族族长与副族长已经决定了要一鼓作气，彻底终结关于太阳石归属的争议。

豹毛从雾脚和响肚中间挤过去。前些天作战时她因为带白爪外出没能参加——她之前懊悔极了，现在反倒感觉庆幸，因为上一次战斗简直轻松得不像话。听说雷族受伤最重的武士，也不过是在肩膀上开了道口子。而这一次，她将有机会重创雷族那帮家伙。这是为白牙和日鱼之死报仇的机会。"我能加入队伍吗？"

橡心看着她："巡逻队员已经定好了。"

"但你们选队员的时候我不在——"豹毛开口。

"巡逻队员已经定好了。"橡心坚定地重复道。

"这不公平。"豹毛没有理会其他武士的目光。她不在乎他们是否认为她太过固执己见。雷族杀死她的老师、害死她的挚友时，她就在现场。她有权参与任何旨在捍卫太阳石的队伍。"我想为我的族群而战。经历了那次的失败，我必须——"

橡心又一次将她打断了："你那一次太急于发起战斗了。"

"但这一次，你们不就是希望我们作战吗?!"她迫切想要找雷族算账，这份心肯定会使她成为这支巡逻队成员的不二之选，是吧?

橡心恼火地抽动尾巴。"你还有学徒，"他对豹毛说，"这支巡逻队没有学徒的位置。"

"他可以留在营地里。"豹毛将目光转向钩星。就算橡心不懂，钩星也一定明白，这场战斗豹毛是非参与不可的!

钩星挪动脚掌："橡心说得对。我们也需要强壮的武士留守这里，以免雷族袭击营地。"

不!豹毛心跳如雷。



她需要参加这支队伍。雷族杀死了两只她挚爱的猫。但钩星却避开了她的目光，橡心的视线也直接把她略过了，甲虫鼻、雾脚、石毛和响肚都不自在地移动着脚步。橡心和钩星显然不会被她说服。她咽下不满，肚里懊恼翻搅。竟然要让她错过两次教训雷族的机会！

“蛙跃。”橡心的目光掠向和白爪一起站在后面的灰色公猫。“我希望你参加这支队伍。”他说道，“你和响肚是一起受训的。你们俩的配合作战会比较默契。”

他也是和我一起受训的啊！豹毛强迫自己不要竖起皮毛。这多不公平。

她是在为带队那一场太阳石之战的失利而受罚吗？她只不过是在捍卫河族的领地。身为武士，不正该这样做吗？怒火在她的皮毛下抽动，但她只能眼看着橡心率领甲虫鼻、雾脚、石毛和响肚走出营地。蛙跃歉疚地看她一眼，也跟了上去。

白爪跳步穿过空地来到她身旁。“你觉得雷族真会发动攻击吗？”他兴致勃勃地问道，“我能帮忙守卫营地吗？”他瞥一眼小烬和小薛，两只幼崽正在育婴室外与小巨和小荫玩闹。“我是不是该要求他们待在巢穴里面，等危险过去再出来？”

豹毛摇摇头。“我们还不确定巡逻队是否真的会开战。”她对白爪说。

她希望不会。她想有机会亲自为族群而战，并且到那时候能取得胜利。她无法忍受族猫在没有她的情况下，与雷族交战。“但我们还是出去检查一下营地围墙，确保没有缺口吧。”她不耐烦地屈伸爪钩，领着白爪穿过芦苇通道。虽说这一次橡心阻止了她，但他不可能一辈子阻拦她为族群而战。

第三章　狗鱼偷袭

捡查营地围墙耗费的时间没有豹毛预料的那么多。围墙上没有任何需要修补的缝隙。尽管她四下搜索寻找雷族入侵者，却没发现一丝营地遭受威胁的迹象。现在干吗去？没有别的事情能占用注意力了，她不由自主地去猜测巡逻队会与雷族有怎样的遭遇。但无论如何，她必须让白爪忙碌起来。

“去给鸟鸣和耕尾取一些新鲜的垫窝材料来。”他们回营地的路上，她对白爪说，“帮她们做几个新的窝。”

“但那是学徒的活，”白爪提出反对，“你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武士名号了。”

“你还没通过武士测评呢。”她提醒公猫。

白爪皱起眉：“但是靠我自己来做要花上好长时间。”

“可以让小烬和小藓来帮你。”

“可他们是幼崽。”白爪说道。

豹毛咬牙咽回愠（yùn）怒的驳斥，提醒自己，她神经紧绷不是白爪的责任。“他们现在随时可能成为爪字辈。你可以让他们看一看当学徒是什么样子的。”

白爪看起来没那么愤愤不平了。豹毛猜测：只要能支使着幼崽们到处跑，任务倒也就没那么让白爪厌烦了。

白爪朝育婴室走去，豹毛在他身后嘱咐。“他们可以把废料清理出去，你去找新的。”她对学徒说，“别忘了他们还太小，不能离开营地。”

“当然！”白爪小步跑开了。

这下，她的学徒已经被安排妥当了，豹毛可以任由自己把思绪飘到橡心的巡逻队上。他们找到了雷族在太阳石活动的痕迹吗？也许橡心计划在那里等他们出现。豹毛侧耳倾听，想捕捉远方传来的战斗高呼声，却只能听见营地周围的潺潺流水声和窸窣（xī sū）摇曳的芦苇丛的声音。

懊恼仍在她的皮毛下像蛆虫一样蠕动。她越是去想，就越不明白钩星与

橡心为何坚持不让她加入战斗队。她是一名强壮的武士，也受到钩星信任，被赋予了接任族群唯一一名学徒的老师的重任。是橡心建议河族族长不让她参与战斗吗？他说自己那一次太急于发起战斗了。可这一次，是他希望队伍挑起与雷族的战斗。谁知道呢，也许他就是单纯不喜欢自己罢了。

她急躁地在空地周围打转。泥毛说不定知道其中缘由。过去的半个月里她忙于训练白爪，或是与蛙跃一起消磨时光，几乎没怎么与父亲说过话。近些天来，泥毛总在巫医巢穴里窝着，而豹毛却是一名健康的武士，实在没什么造访巫医巢穴的理由。但现在，怒意与无计可施的迷茫扰乱了她的心神，她朝苔藓遮挡的入口走去。

“泥毛？”她将脑袋探进巢穴。阳光透过编织的围墙照进来，布满尘土的宽阔地面在缕缕光线中仿佛泛起了波纹。

豹毛瞧了瞧摆放在边缘的几个空窝，心中一阵疼痛。她上一次到这里来拜访病猫时，日鱼还睡在窝铺中。但那是好几个月前了——日鱼去世时睡的那个窝肯定已经被清理掉了，新的窝取代了它的位置。豹毛不知自己对好友的悲悼是否会有终点。她推开悲伤，踏进巢穴内。

“你好，豹毛。”泥毛在巢穴后方的阴影中眨眨眼，掌间是一束迷迭香的茎秆，“白爪的训练进行得如何？”

“他准备好接受测评了。”她心不在焉地说，目光在巢穴中打转。她不是来讨论白爪的事的。

泥毛睁圆的眼里流露出关切：“你还好吗？”

豹毛转过头，迎上他的目光：“我没事。我只是想知道太阳石的情况怎么样了。”

“钩星已经派一支巡逻队过去了吧？”泥毛将迷迭香茎秆放在地面上，脚掌探进泥墙凹进去的空隙间。

“是的。”豹毛重重地坐下，“钩星想让他们去和雷族一较高下。”

泥毛抖抖耳朵，将一捆紧紧缠住的叶片拉出来，慢慢展开。“嗯，我猜你担心自己会错过战斗。”他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批判。

豹毛一阵恼怒，皮毛都刺痛起来。泥毛总想让她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武士。“我只是不明白。我是河族最强大的武士之一。橡心应该让我去的。”

“不是每一名武士都能参加每一支队伍。”泥毛探出脚掌，摸索更多药草，“就算是每一名强壮的武士，也不会参加每一次任务。如果他们这样做，那就没有猫能留下来守卫营地了。”

“钩星就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这是实话，不对吗？”泥毛抽出一束凋萎破碎的茎秆，将它们解开。

豹毛压抑住一声叹息。他不懂。“但如果他们发生了战斗呢？”

“你不是河族里唯一拥有战斗技能的武士。”泥毛平静地说道。

豹毛挥舞尾巴。“可是，经历了白牙和日鱼的死，应该允许我——”

泥毛将她打断了：“的确，你失去了很多。但战斗并非表达悼念的最佳途径。”

“我悼念够了。”豹毛厉声道，“现在，我只想让雷族也尝尝遗憾的滋味。”

泥毛放下打了结的药草。“悼念的一部分，就是学会将这样的事留给星族处理。”他说道。



“你又不是武士。”

“不。”泥毛凝视着她，“我不是武士。可我曾经是，我知道武士的任务并不只在战场上斗殴。”豹毛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接着说道：“你训练白爪，同样让族群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狩猎、抓鱼、修复营地，都是在做贡献。有了这些，你为什么还希求更多呢？”

豹毛垂下目光。泥毛再一次让她感到自惭形秽。“我知道。”她不情愿地承认，“喂养族群和用战斗保卫族群同等重要。但捕鱼、训练和修补巢穴每天都在进行……”她迟疑了一下，愧疚扎在肚子里。“感觉就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平常是一种幸运。平平淡淡地做些平常事没什么不好。”泥毛对她说。

那你为什么还告诉我说我与众不同？然而豹毛没有将想法说出来。

“我知道的，我与任何猫一样珍视和平。我只是觉得自己可以对族群起到更多帮助作用。”

“你想说的是战斗。”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捍卫族群有什么错一样。

“其他族群妄图夺取我们的领地。”她说道，“你不会担心吗？”

“有你这么强壮，还天不怕地不怕的武士保护领地，我还能怕什么？”他继续解开药草。

怒火烧得豹毛皮毛发烫。她听出了父亲语气中的讽刺。他强调着“天不怕地不怕”这几个字，仿佛是在嘲笑自己。豹毛感觉自己正像幼崽一样满脸闷气。此时，父亲的轻蔑让她越发难以接受。她不再是幼崽了。她是一名武士，她有因为被排斥在战斗之外而感到烦恼的权利，无论泥毛说什么，都无法改变。

她迈步来到莎草墙边的阴凉处，在凉爽的草地上躺下。

“豹毛！”天心对她喊道。淡棕色虎斑母猫正跟着黑掌朝营地通道走。“我俩要去捕鱼。你想来吗？”

“不了。”豹毛这会儿没心情下水。她想好好思考一下。

天心露出惊讶的神色。“黑掌说他今早在芦苇荡附近看到一条特别大的鱼在晒太阳。我们要去看看它还在不在。”

豹毛弹弹尾巴，试图让自己显得欢快些：“玩得开心点儿！”

天心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快步追上黑掌，穿过芦苇通道消失了。豹毛放平尾巴，目光落到空地另一头。

小烬和小藓从长老巢穴里将旧的垫窝材料往外拽，他们蓬乱的皮毛间洋溢出骄傲，而小巨和小荫则嫉妒地从育婴室看着他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忙？”小巨抱怨道。

“你们太小了。”百合茎用尾巴裹住他，“你俩还得过上好些个月才能当学徒呢。”

“真不公平。”小荫挪到母亲尾巴的触及范围外，怒视着小藓。

玳瑁纹与白色相间的小母猫正试图将鸟鸣赶走。“不要你来帮忙。”她对长老说话的时候，小烬冲回巢穴内，拖出了另一捆皱巴巴的芦苇。

曙亮正在武士巢穴外梳洗。锦葵尾和田鼠掌百无聊赖地将一个苔藓球在他们中间推过来，推过去。钩星坐在空地边缘，转动着耳朵，仿佛也在聆听战斗的声音。

豹毛思绪加速。太阳石那边情况如何了？雷族会又一次杀害他们的族猫吗？白牙两眼呆滞瘫倒在地的画面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日鱼伤口感染时的酸臭，眼见着挚友迈向死亡时，那一个个无计可施的愁苦日夜，都还历历在目。

豹毛看向太阳石。岩堆被挡在了树林那边。但在大脑之中，她却能看得分明。她想象得出蛙跃站在橡心身旁的模样。她紧张得脚掌刺痛。蛙跃如果受伤怎么办？她呼吸加速了。蛙跃要是死了呢？过去半个月里，她几乎每一天都是同蛙跃一起度过的。他不光在白爪的训练上提供了帮助。豹毛这才发觉，他好像为了能和自己一起狩猎巡逻，什么借口都找过了。到现在，她已经无法想象离开营地时没有他在身旁的场景。而此刻，豹毛对他的思念绵绵不绝。

她环顾空地，突然浑身不自在起来，仿佛族猫们能读出她的想法。她对蛙跃产生了感情，有这样的可能吗？他已经不再只是同巢伙伴那样简单？她将这个念头挥开。她并没有找伴侣的打算。幼崽只会拖累她。一想到要被困在育婴室里，她就焦躁得脚掌发痒。但也许她不会永远持有这种想法。或许

某天，她会做好找个伴侣的准备。

如果到了那一天，她的伴侣会是蛙跃吗？

一声惨叫撕开了空气。恐惧如烈火，在她的胸中爆燃。声音就在不远处。在曙亮与锦葵鼻迅速坐起身之际，豹毛已经跳了起来。鸟鸣戒备地冲向小烬和小藓，两只幼崽则瞪着惊恐的大眼睛望向声音来处。

声音是从河流方向来的。

白爪！豹毛蹿过空地。学徒离开营地搜集芦苇去了。他遭到攻击了吗？雷族终究还是派遣了战斗队直扑河族营地？她靠近出入口通道时，白爪匆忙钻了进来。

他将口中的芦苇捆扔下，看着豹毛："你听见了吗？"

欣慰将豹毛淹没。好在他没事。

但尖叫声又一次响起。这一次，豹毛辨认出了是谁。

"天心！"她捕鱼时碰到什么麻烦了吗？豹毛奔向芦苇荡，从茎秆间大步挤过，在浅滩里踩得水花四溅。她冲到芦苇荡另一侧，掌间的流水泛起漩涡。

尖叫声接连不断，恐惧四溢，时不时还夹杂着另一只猫痛苦的哭叫。黑掌？她向下游望去，心脏怦怦乱跳。天心站在河岸上，爪钩插在黑掌烟黑色的皮毛下，试图将他拽出水流。他受伤了！

豹毛半刻也没有迟疑。她一头扎入水中朝他们游去。她不知自己游过去会面对怎样的局面，只听得心脏在胸腔中咚咚跳动。他们捕鱼的时候遭到什么袭击了吗？那东西还在不在？

天心此时扯住了黑掌的后颈皮，但看起来无法将他拉出急流。"小心！"她看到河中的豹毛后尖啸道，"有一条狗鱼！"

狗鱼！豹毛心脏一悸。

狗鱼很少来到这么上游的地方。她甚至不确定自己见没见过狗鱼，但长老们讲述的恐怖故事却是她实实在在听过的。惊惧在皮毛下嗞嗞作响，她爬上河岸，黑掌正用爪子死死扒住石头。他拼了命想把自己留在岸上，但后腿却一直被扯向水中。河水围着他的后半身打转，泛出血液的暗红色。豹毛瞧见一条大鱼，它的背部鳍（qí）条高耸，此刻正在黑掌身旁扑腾，顿时吓得倒抽一口凉气。狗鱼巨大的上下颌紧紧啃住黑掌的脚掌，奋力将他往水中拖



去。天心冲它鼻子挥出一掌，但狗鱼却扭得更厉害了。黑掌眼神狂乱恐慌，脚掌深深插进卵石间，努力用爪钩将自己固定住。

“把他抓稳！”豹毛对天心说，“我把狗鱼弄开。”

天心紧紧抓住黑掌，豹毛转向狗鱼。这条鱼和武士的个头一般大，尾巴搅浑了河水。豹毛看得见它阴暗而残暴的眼睛。它拉扯着黑掌的腿，尖牙死死钩在他的血肉里。豹毛用力朝它鼻子打去，但大鱼仍不松口，反而越拽越狠，眼里闪着饥肠辘辘的凶光。尽管场面恐怖，但她仍鼓起所有勇气扑进狗鱼旁边的水中，用利爪抠住大鱼修长的背部。鳍条扎痛了她的掌垫，她痛叫一声松开了脚掌。鱼尾啪地甩到她身上，将她肺里的空气都拍了出去。她大口喘着气，努力游回能抓住鱼身的距离。

水涌进口中，呛满鼻腔，让她慌乱起来。一时间，被天心压到水下的记忆裹挟着恐惧汹涌而来，但狗鱼的尾巴又一次打到她身上，将回忆也拍到一旁。豹毛眯起眼睛透过水浪望去。她必须将这条鱼从黑掌身上弄下来。

涌进眼睛里的河水越来越多，河岸线也模糊起来。天心旁边来了另一只猫吗？她看到了熟悉的棕色皮毛。白爪？那只猫扑进了狗鱼另一侧的河水里。

真是他！豹毛辨认出了雪白的脚掌。学徒冲向狗鱼，大鱼也用尾巴朝他扑打。豹毛瞄准了机会，将爪锋插进鱼的身侧紧紧钩住。狗鱼在她掌下扭动挣扎，鱼尾在两只猫中间倒腾。白爪眯起眼睛挡住水花，朝大鱼扑去。他咕哝一声，四肢揪住鱼身，吊在了上面。

狗鱼慌乱起来。它眼睛乱瞅，瞥向白爪。不！豹毛越发用力地撕扯起肥厚而富有弹性的鱼肉，狗鱼猛地一拧身，松开黑掌朝学徒扑去。

“放开！”豹毛对他哭喊，惊慌在她的毛发间乱窜，“上岸去。”

狗鱼在她抓紧不放的掌下扭动挣扎，牙齿咔嗒朝白爪合拢。她松开一只爪子，朝鱼头用力挥打，把大鱼的怒火引回自己身上。她尽可能抓住鱼身，将自己挂在上面，为匆忙上岸的白爪争取时间。她揪得很紧，鱼嘴够不到。但她怎么才能既将鱼放开，又不被它扭过身来拖下水去呢？一旦离开了其他猫的“保护范围”，她非丢掉这条命不可。

她压抑住畏惧，又朝鱼头狠抓了一掌。鱼弯曲脊背，在她掌中翻扭。豹毛紧紧攫（jué）住它，后掌狠命蹬踏，奋力向岸上游去。只要靠岸足够



近，也许她就能爬出水去，避免被大鱼咬住。

狗鱼突然将身一翻，豹毛被猛地卷到了水下。河水淹没自己的同时，豹毛看见黢黑的深水中还有什么在移动。毛发在身旁的水中飞扬，她立即瞪大了眼睛。一条体形更加庞大的鱼正飞速游来。又一双眼睛盯住了她，这双眼睛更大，眼神更加凶猛，豹毛顿时被恐惧吞没。是另一条狗鱼，个头比头一条大一倍——足以一口将她咽下去。豹毛呼吸霎时顿住了，浑身僵直地看着它越游越近，张开血盆大口朝自己直逼而来。

突然，利爪钩住了她的皮毛。就在自己被族猫们猛地拉开之际，她眼看着巨型狗鱼的大嘴冲到一个口鼻外，在小些的狗鱼身上猛然合拢。小些的狗鱼透亮的眼睛里流露的惊讶多过了恐惧，可它的身体已经被咬成了两截。

豹毛闭上眼睛，余悸未消，浑身无力，任由白爪将她拖出河流。

“豹毛！”她瘫倒在岸上，天心俯身朝她靠来。

白爪脚掌用力锤在她的胸口处。她抽搐几下，呛出了河水，紧接着又瘫倒下去拼了命吸气。

“你还好吗？”学徒在豹毛的目光中搜索，他自己的眼神则被惊慌笼罩。

豹毛点点头，她的脑袋清醒了些，逼迫自己起身回头望去。巨型狗鱼已经游回了水面下，两截死鱼都被它带走了。河流在大鱼上方合拢，继续向下奔流，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

她身旁的岸上，黑掌的呻吟一声接着一声。他挣扎着起身，但立刻便脚步踉跄。他的一条后腿像死去的猎物一般吊在身后。

豹毛撑起身子，抖开毛发，把震惊的情绪推到一旁：“我们得带他去找泥毛。”

天心点点头，将肩膀塞到黑掌身下。白爪钻到另一侧，他俩一起帮黑掌一瘸一拐地向营地通道走去。

豹毛从他们身旁挤过。“泥毛！”她来到空地上，高呼父亲，“黑掌被狗鱼袭击了。”

钩星跃起身来。曙亮和锦葵尾瞪大眼睛打量着这一切，泥毛则朝豹毛奔来。

他匆匆绕着黑掌转了一圈，这边看了看，又去另一侧瞧了瞧，在他用目光检查受伤那条腿的同时，天心与白爪将负伤公猫领向了巫医巢穴。

他们帮黑掌钻进去，豹毛在通道口等待。她不想在父亲工作的时候挤在一旁。再说了，钩星会希望有猫前去汇报。

河族族长已经匆匆朝她走来："出什么事了？"

"黑掌被狗鱼袭击了。"豹毛说话间，白爪钻出了巫医巢穴。她焦灼地对他眨眨眼。"你没事吧？"

白爪点了点头，但眼里仍闪着惊惧。"我之前从没见过狗鱼，"他说道，"我不知道它们能有这么大。"

钩星皱起眉。"它们很少在绿叶季来到这么靠近上游的地方。"他说道，"河水对它们来说太浅了。"

"有两条。"白爪的皮毛沿着脊背竖起来。

"大的那条估计是跟着小的那条过来的。"豹毛猜测。

钩星点点头："它肯定追踪对方好一段时间了。"

天心从巢穴里走出来，浑身战栗。

钩星尾巴抽动："他情况如何？"

"泥毛说有几处咬伤很深，但好在伤口干净，能够彻底愈合。"天心对他说。

"他那条腿还能用吗？"钩星追问。

"可以。"天心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她转向豹毛："你救了他，我不知道你怎么敢钻下去！第二条狗鱼冒出头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死定了。"

豹毛产生了一小点儿骄傲的情绪。心中的余悸渐渐消散，她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多么勇敢。那条狗鱼几乎和她一般大了，还长了一张令猫生畏的大嘴。她当时怕极了，却没有被恐惧阻止。她一心想的都是要把黑掌救下来。

"白爪也很勇敢。"豹毛对钩星眨眼说道。族长应当知晓她的学徒展现出了怎样的勇气。"他下水来帮我，抓住了狗鱼的尾巴，我才有机会靠近而后进攻，逼它放开黑掌。"

钩星眼里亮着微光："你们俩都非常英勇。"他转向武士巢穴，水獭斑和微光皮已经加入了曙亮与锦葵尾的行列，正心急如焚地看着空地这边。"我会警告族群暂时不要在那一段河流里捕鱼。"他说道，"我们可以到上游更窄，狗鱼过不去的地方捕鱼。"

族长转身走开，豹毛打起了寒战。尽管有白昼的温暖，她却突然觉得寒冷彻骨。她瞥了白爪一眼："你确定自己没事吗？"

但白爪似乎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他正盯着营地通道口。豹毛循着他的目光看去，这时营地外传来脚步声，她赶紧竖起耳朵。脚步声迟缓杂乱，仿佛踏出声响的猫群是在挣扎前行。她嗅尝空气，蛙跃的气息触及她的舌面，除此之外，血腥味也缭绕在空气中。她肚子绷紧了。芦苇通道颤动起来，甲虫鼻一瘸一拐地进入营地，面颊上渗出鲜血。

豹毛走过空地，但白爪拔腿从她身旁奔过，匆匆在父亲身旁停下。

"出什么事了？"他问。



甲虫鼻回头看去，眼里溢满了悲痛。雾脚和响肚踉踉跄跄地走进营地，他们的肩膀上横着橡心瘫软无力、一动不动的身体。他们来到空地边缘，将河族副族长滑落到地面上。

钩星朝他冲去。“橡心？”河族族长颤抖着声音在哥哥旁边蜷下身子，将耳朵贴在他的侧腹上。“他没有呼吸了！”钩星猛地往巫医巢穴的方向扭过口鼻，此时泥毛已经飞奔而来。

“我们发生了战斗。”雾脚哑着嗓子说，“雷族害死了他。”

豹毛只觉天翻地覆。又一只因为雷族丧生的族猫？她盯着死去的副族长，口舌干得发紧。

泥毛靠近橡心的口鼻，又摇着头退开了。“橡心走了。”他说道，随后又看向雾脚和响肚，两只猫的皮毛上都沾满血污。“从我巢穴里取些蜘蛛网来。”他命令豹毛。

但豹毛几乎没听见泥毛说什么。她正死盯着营地出入口。蛙跃呢？他去哪里了？豹毛爬起身朝通道看去，心跳如轰雷声声，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

看到公猫迈步钻进来，她先是被欣慰淹没，愣了一会儿，紧接着便冲上前去迎接。她用口鼻紧贴着蛙跃的脸颊。“我以为你死了。”

“我没事。”蛙跃抽身退开，悲切而空洞的眼睛望着橡心。副族长的尸体毫无生气地躺在空地里。

锦葵鼻快步从巫医巢穴里奔来，口中衔着蜘蛛网。她将蜘蛛网放在泥毛身旁。“我能找到的都在这里了。”她说，“我去莎草丛里再弄一些来。”

“我去帮忙。”曙亮快步跟着她走开。

“豹毛，”泥毛喊出她的名字，豹毛随之转身，“帮我把响肚扶到巫医巢穴去。”

白爪在帮甲虫鼻穿过空地，雾脚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响肚步履蹒跚，豹毛便将肩膀塞到他身下，把他稳住。钩星没有从橡心身旁退开，而是一直蜷伏在他边上。族长翠绿的眼睛里闪着悲痛。

“我需要你帮忙。”泥毛撑住响肚另一侧，对豹毛说，“要处理的伤口有很多。”

“但我不是巫医。”豹毛领着响肚向前走去。



“把药糊揉进伤口里，又不是只有巫医才能做。”泥毛说，“我们越快处理伤口，伤口腐坏的可能性就越小。”

蛙跃迈步走在他们身后，脚步迟滞。

豹毛回头看看他：“你能走到巫医巢穴吗？”

“可以。”他咕哝道，但眼里充满阴郁的痛苦。

泥毛仍盯着豹毛：“现在你肯定看得出来，为太阳石反复战斗有多没意义了吧？”

“没意义？”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泥毛是说族猫们经历的磨难都一文不值吗？

泥毛眼里闪过怒意：“这里面毫无荣誉可言！”

豹毛怒视他。他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死去的河族副族长还躺在空地里。响肚没有猫搀扶，连路都走不动。这场面也许不那么亮丽光鲜，但绝不等于太阳石不值得为之奋战——如果真要说，那也只意味着他们更该为之搏杀。

河族已经牺牲了三条性命。

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族猫们的死亡便完全没有意义了。哪怕是泥毛也应当认识到，若是他们让夺去这三条生命的罪魁祸首逃脱惩戒，那每一只河族猫，都将不配再自称武士！

第四章　新晋副族长

在这个漫长而温暖的夜晚，橡心的静坐守夜仪式上，豹毛始终摆脱不掉一个想法。夜色缓缓流逝，这个念头让她的悲痛渐渐化作了怒火。若不是她没能参加战斗队，河族副族长岂会了无生气地躺在河族的空地里？谁知道呢，也许她能够逆转战局，可以救下橡心的命。他们说不定还能保住太阳石。

白爪和蛙跃蜷伏在她身旁，两只猫都目光呆滞。漫漫夜色中，没有猫讲话。青蛙在黢黑的芦苇荡中呱呱鸣响，某只鸣禽拖着嗓子唱起哀歌，仿佛在与河族众猫一起悲悼。黑暗之中，他们围坐在死去的族猫身旁。

黎明渐渐显现，树林后的天空泛起苍白，钩星起了身，对波掌、杉皮和田鼠掌发出示意。他们一同将橡心的尸体扛出营地，来到河流远处松软的土地上。就在这里，他们也曾埋葬了雹星、白牙与日鱼。

豹毛肯定打了一小会儿瞌睡。当她醒来时，白爪正将一条鲤鱼从猎物堆送往长老巢穴。蛙跃仍在她身旁，他站起身子伸懒腰，将僵硬赶走。

豹毛爬起来抖散皮毛。与她一同苏醒的还有腹中未曾疏解的怒火。“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去的。”她轻声说道。

蛙跃露出疑惑的神色：“与送葬队吗？”

“不是。”她说，“我是说战斗。我也许能阻止橡心的死亡。”

“那谁来救黑掌的命呢？”他看向巫医巢穴，受伤的武士正和响肚与雾脚一起休息。

泥毛已经钻到了巢穴内。他与其他族猫一起参与了静坐守夜，但一直坐在巫医巢穴附近，时不时会悄无声息地走开，去检查病猫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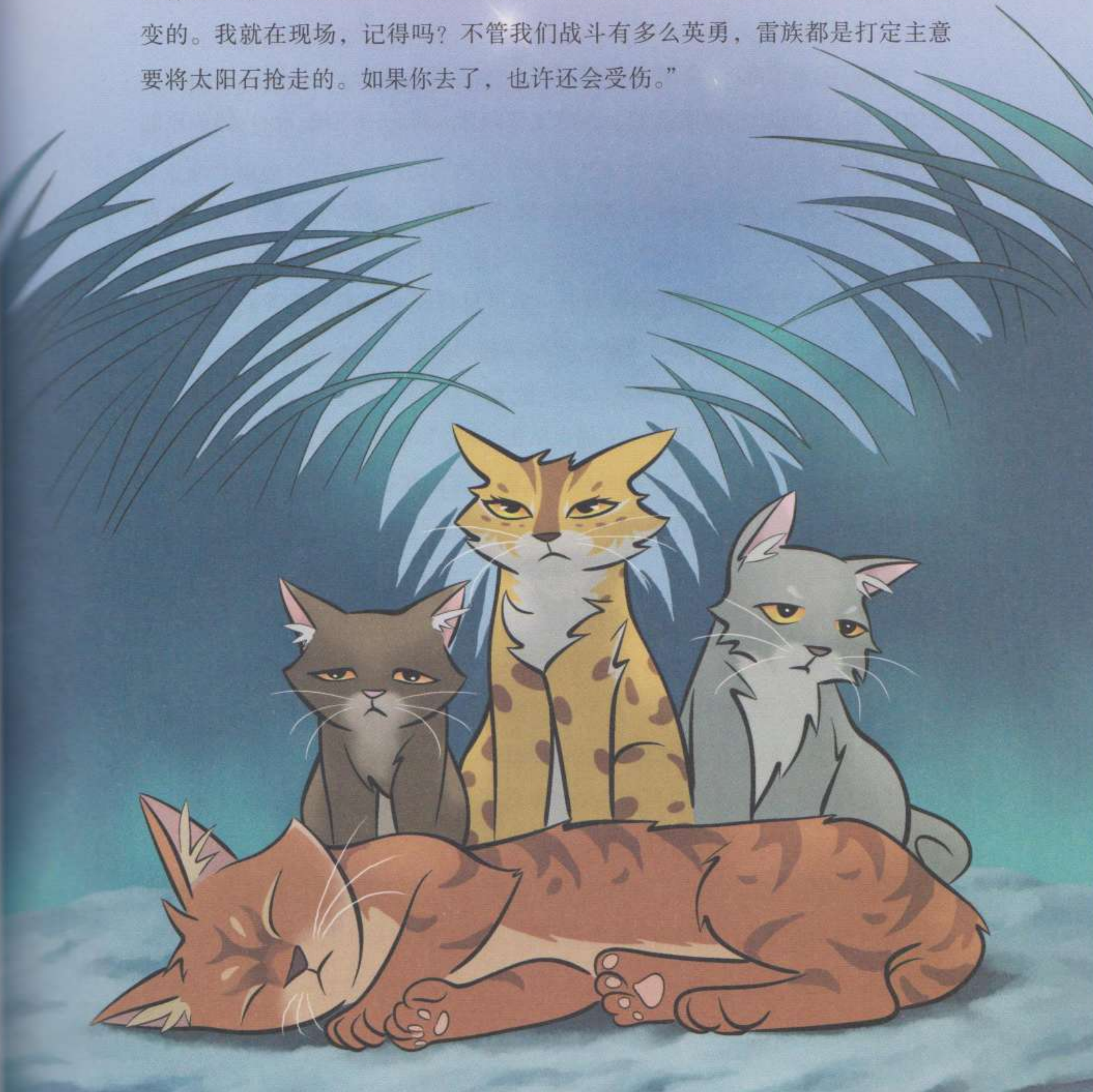
豹毛看着他的尾巴消失在垂下的苔藓间。泥毛说橡心的死与族猫们的负伤都毫无荣誉可言。然而，若是她能在场出自己那份力，也许结局会大相径庭。“白爪会去帮忙的。”她对蛙跃说，“黑掌不会有事。”

蛙跃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你真的以为，这么年轻的猫能独力挽救黑掌

的生命吗？”他说，“若不是看到你先行跳进河中，他还会扑进去吗？”

“他当然会。”豹毛说道。尽管是这样说，但她却不知是否果真如此。她是这样相信的。“他是我训练出来的，别忘了！再说了，最后也不是我们俩把狗鱼打退的，是那条更大的狗鱼杀了它。”

“但你阻止了黑掌被拽进河里的悲剧。”蛙跃坚持说，“如果没有你，他现在大概已经没命了。”豹毛不以为然地抽抽鼻子，可蛙跃仍说：“好在钩星让你留下来守卫营地。你救了一条命。那场战斗的结局是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的。我就在现场，记得吗？不管我们战斗有多么英勇，雷族都是打定主意要将太阳石抢走的。如果你去了，也许还会受伤。”



“那也值得，我是在保卫我的族群。”恼丧仍在豹毛的毛发间激起刺痒。

“你留在这里，也一样保卫了族群。”蛙跃说道。

周围的族猫们似乎并没有安静下来。武士巢穴旁，甲虫鼻的重心在几只脚掌中间挪来挪去。柔翅站在曙亮身旁，尾巴甩来甩去，锦葵鼻则将期待的目光投向空地顶端，仿佛指望能在那里看到什么。枭毛和水獭斑低声交谈，他们的学徒烬爪和藓爪坐在不远处，不安地面面相觑。

蛙跃看向他们：“我猜，没了橡心负责派遣晨间巡逻队，大家都不知所措了。”

“他们应该忙起来。”豹毛挥舞尾巴。她朝枭毛走去。“我们应该加固其他的边界，”她说，“你愿意带上芦苇尾和刺牙，标记一下毗（pí）邻荒原的气味界线吗？”

枭毛点点头。“我们还可以顺道狩猎。”他说，“猎物堆需要补充一些食物了。”

豹毛看向猎物堆。枭毛说得对——那里只剩下一只苍头燕雀了。她对柔翅喊道：“你能带一支狩猎巡逻队去浸水草甸吗？”

柔翅扬起尾巴，仿佛这条建议让她松了一口气：“当然。”

甲虫鼻走上前来。“我带一支捕鱼队出去吧。”他提议道。

“好主意。”豹毛说，“守夜过后，族群一定饿坏了。”她自己的肚子就已经发起了牢骚。从昨天早上起她就没吃过东西了。“但千万往上游多走一些，避开那条狗鱼。”

甲虫鼻低头致意。他跨过空地，高喊着雌狐跃、草须和花瓣尘跟他走。柔翅将微光皮和莎草涓聚到一起，还叫来了曙亮和锦葵鼻。枭毛与刺牙本已经朝出入口走去了，但芦苇丛窸窣响起时，他们脚步稍微停了停让过钩星，钩星领着波掌、杉皮和田鼠掌穿过摇曳的芦苇丛，回到营地里。

族长双肩沉重，移动时迟缓的动作暴露了他的悲痛。但看到一支支队伍在空地里集结，准备离开营地，他眼里亮起好奇的光。“怎么回事？”他问道。

“豹毛提议我们去狩猎。”甲虫鼻看着猎物堆，“族群饿了。”他显得有些歉疚，仿佛在大家仍为族猫离世而悲痛时，谈及食物是不得体的行为，但钩星却点了点头。

“她说得对。”钩星说，“但首先，我们还要履行其他责任。”他环顾族群，族猫们便聚拢过来，犀利的目光中透出好奇。“我们必须对一只族猫的勇敢表示赞同。”

一时间，豹毛还在揣度河族族长指的是谁，当钩星的目光将白爪从猫群中挑出来时，她的心霎时雀跃起来。

“白爪昨天为了救黑掌，几乎赌上了自己的性命。”钩星点点头，示意年轻公猫来到空地中央。

白爪紧张地蓬起毛发，走向河族族长。

钩星用鼻头碰了碰白爪的脑袋。“你展现出了勇气、力量与忠诚。”他说，“依我之见不用再进行测评了。豹毛和蛙跃都对我讲述过你在过去一个月里的飞速成长。你的行为已经足以为你赢取武士名号。”

白爪扬起口鼻，感激地望了豹毛一眼，才迎上河族族长的目光。

“从此刻起，你将被称作白掌。”

“白掌！”豹毛高呼他的名号，自豪如阳光般在她皮毛下涌起。族猫们也加入欢呼，小小的岛屿空地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

你在看吗，日鱼？她望向天穹，心里隐隐作痛，多希望日鱼能与她的儿子共同欢庆此刻。

钩星又一次环顾族群。此时欢呼声渐渐消散，白掌迈步走到豹毛身旁。她能听见白掌轻声咕噜着在她身畔就位，随后用鼻子碰了碰他的脑袋：“干得好。”

钩星的目光再度肃穆起来。“我还有一项必须行使的职责，”他说，“河族失去了副族长，我们对他的怀念会持续很久。他是一名机智勇敢、技艺娴熟的武士，也是我的同胞兄弟。他的离去，也就此带走了我的一部分。”在沙哑的声音中，他稍稍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要被悲痛压垮。

当他再度睁眼时，目光落到了豹毛身上。族长迫切的凝视让豹毛吃了一惊。他望着自己做什么？他在后悔，不该拒绝派自己和战斗队同去吗？

族长的目光转开了，从一名又一名武士脸上掠过：“我为河族选择的新任副族长，是一名已经展现出了勇气、奉献精神与坚毅力量的武士。”

豹毛环顾族猫。他会选谁呢？河族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武士，这是个困难的抉择。波掌一直都与钩星很亲近，甲虫鼻则为族群奋战了无数个月。水獭

斑机敏迅捷，豹毛确信她准能胜任副族长一职。

“豹毛。”

她转过头去面对河族族长。钩星唤出了她的名号，他在做出最终决定前，需要自己去办什么差事吗？“我在。”

“你会成为河族的副族长。”

她注视着族长。她听错了吗？她望向蛙跃，在他目光中搜寻，以防自己误解了什么，但蛙跃眼里却闪着骄傲的光。他点头催她上前。白掌的咕噜声响得每只猫都听得见。

她将头转回去面对族长。钩星正殷切地看着她。“你昨天拯救了黑掌的性命，展现出了卓越的勇气。而今天，当族群沉浸在损失的悲痛中时，你似乎本能地进行干涉，稳住了全局。”



豹毛难为情地抽动着耳朵。泥毛在看着这一幕吗？她将口鼻转向巫医巢穴。泥毛正站在入口处。但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豹毛身上，而是诧异地望着钩星。

“我知道豹毛昨天便想要加入战斗，”河族首领接着说，“而现在，我的确有些希望自己当初允许她参与了。她是我们最强悍的武士之一，从未在挑战面前退缩过。但她却服从了我的命令，留在营地里。由于她的尽责，黑掌才仍与我们同在。多亏了她敏捷的思维与大胆无畏，我们今日才只需要哀悼一只，而不是两只族猫。”

“可她这么年轻。”

豹毛听见鸟鸣悄声对耕尾说道。当窃窃私语声如涟漪般在族群中传开时，豹毛不安地抽动起皮毛。

“为什么是她？”

“她有足够的经验吗？”

钩星扬起嗓门，压过了低语。“自从豹毛还是幼崽时，我就密切关注着她。我见证她克服所有阻碍，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在过去不多的季节里，我们接连失去了族长和副族长，因此我更要指派一名年轻健壮、生命力强韧的武士，以此保证河族在接下来许多个月里的稳定与延续。”他的目光紧锁在豹毛身上，她感觉像是有闪电在皮毛间穿梭。“你愿意接受这份职务吗，豹毛？”他问。

豹毛颔首致意，惊诧现在才变为了激动。她能做到，无论族猫们怎么想，她都能做到。“这将是我的荣幸。”她说道。

“豹毛！”蛙跃率先欢呼她的名号，白掌也加入进来，紧接着是天心与莎草涓。很快，整个族群都在高呼她的名号，豹毛环顾四周，探寻他们的目光，想知道有多少族猫真心认同钩星的决定。莎草涓与天心目光闪亮，但波掌有些不安，她也看见杉皮与刺牙面面相觑，神情不大自在。

她扬起口鼻。没关系。她会证明自己是河族正确的选择。

倘若她缺少经验，那就用忠诚与勇毅来弥补不足。既然她还年轻，那便能向他们展现出年长武士不再富有的力量与精力。河族再没有猫能如她一般准备妥当，愿意将全身心投入保卫族群的重任中去，既然族猫们给了她这个



机会，那她就要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称职。

透过余光，她瞥见巫医巢穴通道口的苔藓垂帘颤动着。泥毛已经钻了进去。是某只病猫需要他吗？欢呼声散去，族猫们又一次聚集成巡逻队，开始朝通道口走去，豹毛也感激地一路点头回应，走向巫医巢穴。

“恭喜你！”白掌跳到她身侧。

蛙跃也来到一旁。“钩星做出了再好不过的选择。”他说，“你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副族长。”

豹毛对他眨眨眼。公猫对她的信心让她满怀温暖，但眼下，豹毛的心思在她父亲身上。他不也该来祝贺自己吗？

“我需要与泥毛讲几句。”她对蛙跃说。

蛙跃似乎了然于心。“当然。”他朝白掌弹弹尾巴。“你来加入我的队伍吧，”他对年轻公猫说，“现在你当上武士，我们可以正经去狩猎了。”

白掌两眼一亮：“不抓青蛙了？”

蛙跃咕噜起来：“也别一下子期望那么高。”

他们迈步走开，豹毛也用鼻头挑开路，钻进巫医巢穴。雾脚和响肚睡着了，但黑掌抬起头，开心地朝她眨眨眼：“嘿，豹毛。”

泥毛正用长条苔藓片给一个空余的窝铺填加垫料。他看着豹毛，豹毛向前靠去，希望能在他的目光中看到骄傲。但泥毛只是对她眨了眨眼。“你肯定高兴了吧。”他说道。

不知怎的，这句话像是利爪一样插进了豹毛的心脏。“我当然高兴，”她皱起眉，“你不高兴吗？”

泥毛直起身，从她身旁走过，挤出了巢穴。她跟出去，留下黑掌满头雾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离开巫医巢穴几条尾巴远后，泥毛才停住脚步。豹毛站在他身旁，一阵凉意窜入皮毛深处：“你一点儿也不为我开心吗？”

泥毛似乎考虑了一小会儿才开口。“我当然开心，”他轻声说，“钩星对你评价非常高，我也很高兴。”豹毛绷紧了身子。他的语调被控制得恰到好处，却仿佛背后藏了什么心绪。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命中注定就是要做大事的。我一直这样认为，可是……”他顿住了。

他的犹豫让豹毛胆战心惊。

“我只是不知道，你是否……”他的声音又一次小了下去，豹毛肚里翻搅起来。

“我是否怎样？”她不想听见回答。

“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怀疑的情绪犹如利爪插进她的肚子里。他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地祝贺自己呢？这份职务是绝佳的机会，但同样让她心生畏惧。她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怀疑。

“钩星说的每一句话都属实，”泥毛说，“你既英勇，也聪慧，从不在挑战面前退缩。”

豹毛眨着眼看他：“那你为什么不支持我？”

他的目光黯淡下去。“你太急于动怒，”他对豹毛说，“一位副族长会成为族长，而族长务必时时控制情绪。我不确定你是否——”

豹毛转身离开，不想再听下去了。她知道泥毛爱她。他一直都深爱着自己。但现在，就在她终于开始让梦想变为现实时，父亲却对她反复质疑。这样的变化让她不能忍受。

豹毛跳步跨越空地，离开了营地。她必须走远一些。她需要一些思考的时间。

泥毛怎么能声称她没有做好当副族长的准备？不去想别的，单单为她开心，对他来说就这样难吗？



第五章 分享狩猎权

四棵硕大的橡树矗立在陡坡围出的林间空地四角，明月为树叶披上了一层清辉。天空晴朗，银毛星带熠熠生辉。豹毛挺起胸膛。这是她作为副族长参与的第一场森林大会，她正目光犀利地打量着灌木丛密布的斜坡，等待雷族的到来。想到害死橡心的这些猫，豹毛仍心痛不已。雷族对太阳石没有所有权，却竟敢为之夺去了河族武士的生命?

影族已经来到了空地里，像参差的牙齿一般凸起在地面上的巨岩下方。断星等待着，他脸庞宽扁，目光冷酷地环顾四方。钩星来到他身旁的同时，烬爪与藓爪匆匆跑开，和影族学徒聊天去了。豹毛告诫过他们不能泄露任何消息。鸟鸣与耕尾和影族长老们已经扯起了闲话，泥毛则在空地边缘与奔鼻交流新闻。

豹毛感到一阵不自在。仅仅因为月亮圆满无缺，就能与其他族群分享舌抚，这样的传统使她有些不安。各族虽然相互毗邻，共同生活，可一旦森林大会结束，其他族群便不再值得信任。雷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希望钩星能劝导河族猫别与其他族群的猫混到一起，但看着族长穿过空地时，与影族猫像老友一般打招呼的样子，豹毛觉得他不会愿意这么做。

白掌与雌狐跃朝影族猫走去时，豹毛仍留在一棵橡树的阴影里，她压抑住阻止他们的想法。钩星不会赞同她干涉正常交往的。也许他们至少还能从闲话中捕捉到只言片语的有效信息呢。

波掌和蛙跃是仅有的两只跟着她留在这里的猫。他们向斜坡张望，抽动着尾巴。他们也在警惕着雷族的到来吗?

自从向森林大会启程后，蛙跃就没有离开过她左右，豹毛也很高兴他能一直陪伴在侧。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聊一聊了。自从她被任命为副族长后，她一直没什么时间与蛙跃聊天。她总是忙于组织巡逻队，确保边界标记清晰——尤其是与雷族毗邻的边界——还得时时检查烬爪与藓爪的训练情况。

考虑到雷族似乎一心想窃取河族的领地，她已经嘱咐过枭毛和水獭斑，要着重训练两名学徒的战斗技巧。而且，现在猎物充裕，狩猎轻松，她便坚持要求每名武士都花些时间来温习战斗动作，自己也常常参与其中。

的确，几乎每一支队伍都有她的身影，无论队伍目标是狩猎还是训练。她也尽可能与更多的武士一起分享舌抚，共同进食。她决心让河族最为资深的武士也能看见，她将族群的最高利益时时放在心间，而钩星将她选为副族长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

蛙跃朝远处的斜坡点点头。“他们来了。”他悄声说。

一个个身影如游鱼般在阴影间穿梭。豹毛闻到雷族气味，皱起了鼻子。蓝星领着她的武士踏入空地。

几乎就在他们进入空地的同时，有三只年轻的雷族公猫冲出来，一头扎进了猫群里。蓝星迈步走向钩星，雷族巫医斑叶则快步赶去向泥毛与奔鼻打招呼。

豹毛举目四望。“红尾在哪里？”她知道，雷族副族长也参与了让橡心丧命的那支战斗队。

蛙跃已经在空地里用目光搜寻了：“我没看见他。”

“也许他羞愧难当，不敢露面了。”

“他是该感到羞愧。”蛙跃低吼道。

豹毛怒视着穿过空地的狮心与白风，但两名雷族武士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他们在其他族群之间穿梭，动作轻松自如，仿佛白牙、日鱼与橡心对他们而言不值一提。怒火灼烧着豹毛的胸腔。

“风族来迟了。”蛙跃的目光仍落在坡上。

“从荒原过来，路是挺长的。”豹毛说道。

“他们之前从没迟到过。”

豹毛皱起眉。这倒是。甲虫鼻今早也汇报说，风族边界上的气味标记闻起来有些日子了。她嗅尝空气。目前没有丝毫风族的气息，风族通常出现的斜坡下，浓密的蕨丛也一动不动，安静地沐浴着月光清辉。

巨岩上传来一声高呼。

“诸位集合吧！”断星在巨岩顶上高呼。钩星跃上石头，来到他身旁。豹

毛也赶紧来到巨岩脚下，加入其他副族长的行列。她没有理会狮心——今晚似乎是他代替了红尾的位置，只对黑脚微微点了点头。豹毛打算向这些猫表明，她和狮心并不是朋友。

蓝星在钩星身旁就位，但却疑惑地打量着被蕨丛覆盖的斜坡，仿佛在好奇风族是否还会出现。

“我们还不能开始大会！”一只银灰色母猫在雷族武士猫群中喊道，“风族猫在哪里？我们必须等四大族群都到齐了才能开会。”她周围响起焦虑的轻声，但影族猫们似乎只是专心致志地望着他们的族长。断星坐在高岩上，漠然地凝视猫群。

蓝星迈步来到巨岩边上。“各位，欢迎到来。”她头颅高昂，自信的声音传遍了空地。豹毛眯起眼睛。雷族难道不知羞耻吗？“风族确实没有来参加大会，”她说，“不过断星对此有话要说。”

聚集的众猫将注意力拉回巨岩上。断星粗着嗓子，高声说：“秃叶季只给我们留下了寥寥无几的猎物。我



们还知道，风族、河族与雷族在这个季节迟来的严寒中损失了许多幼崽。但影族没有损失幼崽。北方刮来的寒风使我们更加坚强。我们的幼崽自出生开始就比你们的幼崽强壮。”影族族长俯视聚集的猫群，目光中似乎带了一丝挑衅，“所以我们有许多张嘴在等着吃饭，而仅有的那么点儿猎物根本无法养活他们。”

豹毛皱起眉。影族猫看起来可不像挨饿的样子。

“影族的需求很简单。”断星接着说，“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扩张领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向你们提出坚定要求，容许影族在你们的领地里狩猎。”

震惊在豹毛的脚掌里和血液一起涌动。

雷族武士虎掌率先发难了。“分享我们的狩猎场？”他听起来怒气冲天。豹毛赞同地竖起了颈毛。

断星在说些什么？族群从不在其他族群的领地上狩猎。

“影族的幼崽生机兴旺，我们就得挨饿吗？”断星质问道。

豹毛愕然。她压住喉头的愤怒，但怒火却在胸腔里迅猛地燃烧起来，直到她恼得连反对的话也讲不出。

“你们想让我们看着幼崽们饿死吗？你们拥有的一切，必须与我们分享。”

“必须？”一名雷族长老不敢置信地重复道。

“必须！”断星复述了一遍，“风族理解不了这一点，最后，我们只好把他们赶出了他们的领地。”

一阵凉意沿着豹毛的脊背扩散开。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这就是风族没能到场的原因吗？这就是河族接下来的命运吗？雷族已经窃取了太阳石，谁知道他们还打算偷走什么。这下影族又来索取狩猎权。倘若河族无法抵御雷族的入侵，又如何能将影族击退？

断星上半身探出巨岩边缘，接着说下去，口中吐出的每一个词都饱含恫吓（dòng hè）：“终有一天，你们会需要我们的保护。”

仅有一只猫提高嗓门表示反对。虎掌阴沉的琥珀色双眼紧紧锁住断星。这对眸子里流露出威胁。“你怀疑我们的力量？”他嘶吼道。

豹毛感到一阵钦佩。这名武士无所畏惧，想说就大声说，哪怕面对着的是另一位族群的族长。

断星没有理会他。“我现在不需要你们立刻回答，”他说，“你们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但你们记住了：要么分享你们的猎物；要么被赶出家园，流浪在外，饿死荒野。”

武士、长老与学徒都面面相觑，交换难以置信的目光。而此时，钩星迈步上前。豹毛急切地看着他。他一定会断然驳斥断星的提议。还妄想在河族领地上狩猎！什么样的武士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但当钩星环顾众猫时，他的话却将豹毛的心撕得粉碎：“我已经同意影族在我们领地所在的河段中狩猎了。”

什么？豹毛震惊地望着他。他在说什么？他已经同意了？甚至都没和自己说过一声！真是荒唐至极。影族猫连游水都不会，更别提捕鱼了。何况下游的河段被狗鱼占领，无法进行捕鱼，他们更需要保住每一条尾巴远的水域，供河族捕鱼所需。

她看到蛙跃也竖起了颈毛：“竟然允许影族猫踏足我们的领地？”

豹毛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除了河族，哪个族群也别想在我们的领地上狩猎！”

耕尾恼火地弹动尾巴。

波掌迈步上前。“我们没有商谈过这事！”他对钩星喊道。

“我认为这个决定对我们的族群最为有利。”钩星迅速地瞥了银色虎斑公猫一眼，然后转回目光，与豹毛相对。他的眼中有警告的微光。他希望豹毛能保持缄默。“对所有的族群也最有利。”

豹毛几乎没有听见蓝星对断星说她要回去与她的族群讨论过后，才会给出答案。断星又开始说某只猫去当了泼皮猫的事情，她也没心思去听。影族的狐狸心做出什么都不奇怪，反正与河族有何关系？钩星的决定引发的怒意在豹毛的胸中怦怦直撞。为什么钩星没有与她商量过？她是河族的副族长。她理应知情。

豹毛还没缓过神来，族长们就一一跃下巨岩，雷族与河族消失在灌木丛间。大会宣告结束了。钩星向通往河族边界的斜坡走去。

“来吧。”蛙跃转身跟上族猫，对她喊道。豹毛凝视着钩星的背影。就这样吗？就这么做了决定，从现在起，河族的领地要对影族猫开放了？她怒火

攻心。她必须与钩星谈一谈。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豹毛拔腿向钩星追去，族长正领着河族队伍向坡上走。她没注意到从前面过路的雷族公猫，速度太快，一头撞上了对方侧腹。她踉跄着停下来，认出了虎掌。“抱歉。”她说道。

就在她转身正要离开时，虎掌开了口。“豹毛？”他听起来不大确定，“河族的新任副族长，是吗？”

豹毛停下脚步面对他。他的声音里是带了欣赏吗？“没错。”豹毛警惕地答道。

“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族长里至少有一位脑子比较清楚，知道要任命年轻武士当副族长。”虎掌的目光好奇地从她皮毛上掠过，“断星选了黑脚，只有星族知道他活了多少个月了。蓝星选的是狮心。”虎掌酸溜溜的眼神投向雷族副族长，而狮心正朝斜坡上的族猫走去。

豹毛对他眨眨眼。他这是公开表现不忠？而且还是当着一只来自其他族群的猫？





虎掌接着说了下去。“族群需要新鲜血液来一扫陈旧的思想，”他期待地看着豹毛，“你不这样认为吗？”

她眯起眼。虎掌是雷族武士。她还不准备宽恕害死族猫们的罪魁祸首。但她却忍不住赞同他的意见。“也许吧。”她咕哝着说完，转身离开了。

钩星已经快到斜坡顶端了。她跳步追上前去，在族猫中间穿梭，终于在族长踏上穿越林地的小径时将他赶上。“钩星！”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他身旁匆匆刹住脚，“你不能这样做！”

钩星瞥了她一眼表示听见了，但仍接着向前走去。

“你不能让影族在我们的领地上狩猎。”她不依不饶。

“你也不能当着族群挑战我的话。”他回过头，恼火地抽动耳朵。波掌和木毛交换着目光。“你是我的副族长。”

豹毛的怒火喷涌而出：“那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钩星轻轻将她推到路边，钻到一棵枝叶茂盛的刺柏后。队伍继续向前走远了，他才怒视着豹毛。

“没有和你商量的必要。”族猫们消失后，他说，“我知道你会怎么说。”

“真正的武士会怎么说，我就会怎么说！”她激愤地说，“你不能将狩猎权让给其他族群！”

“你想让我们同时与两个族群开战吗？”钩星喝问，“你真以为我们连太阳石都保不住，还能在影族面前保全自己吗？”

“我们总得试试！”

“那要多耗费多少条性命呢？”

“那我们就任由其他族群对我们的领地随心所欲吗？”她不敢相信钩星竟然如此轻言放弃，“你就让他们像赶走风族一样把我们也赶走吗？”

“当然不是。”钩星低吼道，“但要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输掉这场战斗。只有这样，我们往后才有可能赢下整场战争。”

“怎么赢？”豹毛质问道，“我们失去了所有族群的尊重，还怎么赢？我们主动示弱，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还怎么赢？”

“风水轮流转。”他的嗓音柔和下来，“我理解你的懊恼，但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来站稳脚跟。这也是我将你任命为副族长的原因之一。一直以



来，你都做得很好。我看得出你在努力加强河族实力——边界巡逻队，额外战斗训练，我希望你继续下去。”

“为什么？反正你也不打算反抗。”

“因为终有一日，我们必须反抗。但那一天不在今日。”

豹毛无助地望着他：“你甚至没有告诉过我你已经与断星达成了协议。”

“我知道。”钩星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明白你在同意他的条件前，肯定会先想和他干一架。”

“那样做有错吗？”

“没有错。”他说，“但你需要学会选择开战时机。如果族长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亮出利爪，那我们面临的战争便将永无止境。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在不见血的情况下保护族群。”

“我不明白。”她只觉得受伤，“既然你不愿意听我的意见，又为什么任命我来当你的副族长？”

“你拥有河族需要的无畏与勇敢。”他说，“但在你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前，我会从更年长的猫那里听取建议。”

“比如谁呢？”耕尾吗？波掌吗？他们显然也同自己一样，不愿将狩猎权交给影族。

钩星的目光从她身旁掠过，豹毛便跟着看去。看到泥毛，惊讶在她的毛发间炸开了火花。她的父亲驻足聆听着这场对话。为什么？他就是钩星寻找建议的那只年长的猫吗？

泥毛颔首致意，接着转身走开了。豹毛的狂怒如烈日下被火灼烧的落叶般重燃起来。泥毛也许有他自己的大智慧，可他连武士都不是！

豹毛丢下身后的钩星，快步追向父亲，尾巴在身后鞭甩。“是你让钩星允许影族在我们的领地上狩猎的吗？”

“他来问我的想法，我便如实作答。”泥毛平静地迈着步子。

“那是我的职责！”她厉声说。

“但钩星咨询的是我。”泥毛别有用意地瞥她一眼。

却没有咨询我。

豹毛感觉铺天盖地的沮丧压得她说不出话来。“我猜你会觉得，这恰恰

证明了你的正确。”最后，她低吼道。

“什么正确？”

“你说我没有做好当副族长的准备。我猜，既然钩星咨询你的意见，而不来找我，那你肯定觉得自己当初说得一点儿没错吧。”

但他大错特错。豹毛知道他错了，她会亲身证明的。

“我不在乎自己说对说错。”泥毛驻足望着她，“我在乎的是你，是我们的族群。我希望你能尽自己的力量，成为最优秀的武士。”

“我是副族长！”豹毛厉声说道。他对自己难道连一丁点儿自豪都没有吗？“对你来说，这还不够优秀吗？”

“当上副族长不会让你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他说道。



"但你总说我很特别!"她的愤怒渐渐转为绝望。在她最初的记忆之中,泥毛是最支持她的猫。他怎么会对自己丧失了这样多的信心?

"我仍然这样认为。"他说,"有朝一日,你会拯救这个族群,我非常确定。我还记得那个梦,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但现在你还年轻,怒火来得太快。"

"还不是因为你和钩星不愿听我的想法!"懊恼在她皮毛下涌动。

我还能怎么办?

他温柔地凝视着豹毛:"那你会听我们的吗?"

一阵冷战沿着她的皮毛泛开。她是想听,她是想理解。

但她听了吗?她没有答案。

"称职的副族长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要多听,少说。"泥毛接着说,"他们必须准备为族群而战,但战斗永远不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羞愧让她皮毛发烫。

"战斗应当是你最后的手段。"泥毛说,"而且我希望,当你成为那只要为族群做出所有决定的猫时,你不会被愤怒影响决策。我希望你在仍有和平的选择时,不要扑向战争。"

和平?在雷族带来血海深仇后还谈和平?在断星的肆意妄为后还有和平?这些年长的武士都怎么了?虎掌说得对。族群需要新鲜血液。否则他们都会沦落到风族那般结局,被赶出了家园都还畏首畏尾,不敢为领地和族猫抗争。

但泥毛还在滔滔不绝。"你有机会引领河族,迈向一个更加和平的年代。"他两眼闪着光,"在那样一个未来里,族猫们无须再为一堆石头反复厮斗。我们不会再为了一条边界或是一份猎物失去族猫。"他殷切地对豹毛眨眨眼:"带来和平,或许就是你拯救河族的方式呢?"

豹毛只是望着他。泥毛难道意识不到,断星那样的猫不在乎理由,雷族也将随时伺机夺走河族的领地吗?他怎么会这样天真?他在四大族群中生活的日子应该足以让他明白,只要有一名武士想窃取其他猫的所得,和平的可能就永远不会存在。而每个族群里总会有想要不劳而获的猫。

生活就是这样。希望与祈祷改变不了现实。河族需要她去战斗。如果什么都由这帮年长的猫来做决定,他们会失去一切。

泥毛仍看着她。“你会好好考虑我的话吗？”他柔声问，“我相信，只要你能努力控制怒气，先聆听再开口，你就能够成为我一直以来期望中的那个样子。”

豹毛眨眼回应他。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真实印象吗？性格急躁，不愿倾听？她移开目光。没有争论的必要。既然他真心以为，向断星这样的恶霸卑躬屈膝就是拯救河族的途径，那她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也许她和泥毛眼中的观点永远也走不到一条道上去——无论是她当上副族长，还是如何治理族群。这个事实让豹毛心伤，然而她却想象不出自己怎么才能改变现实。她咽下沮丧，低了低头。“好吧。”她喃喃道，“我会试着控制情绪，多多倾听的。”

泥毛向她探出口鼻，与她磨蹭面颊，她闭上了眼睛。要是生活真与父亲以为的一样简单就好了。

他们抵达营地时，明月依旧高悬。她放慢脚步让泥毛先低头钻过芦苇通道。这是漫长的一天。豹毛从黎明前醒来后就没再睡过，整天都在组织巡逻队，还与钩星和父亲各吵了一架，经历这一切后，她精疲力竭。

其他族猫已经消失在了各自的巢穴里，泥毛回望着她，温柔地眨眨眼，然后才转身走开，步入巫医巢穴。

豹毛往武士巢穴走去，武士巢穴外的阴影里，有个身影动了动。她认出了蛙跃的灰色皮毛与斑纹尾巴，心头稍微轻松了些。“你在等我啊。”她有些感动，用鼻头碰了碰公猫的脸颊。公猫温暖的气息让她放松了不少。豹毛这才意识到，过去的这些天里自己有多么想念这只公猫。

“我需要和你谈谈。”蛙跃的目光在月色下闪动，一副严肃的神情。

她怔住了。“什么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蛙跃领着她从巢穴旁走开。“自从你当上副族长以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独处。”他轻声说着，驻足在莎草丛旁的阴影里。

“我知道。”她愧疚地说，“很抱歉。我只是太忙了。”她向自己暗暗许诺，明天一定要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他。也许还可以将他们俩都安排进同一支巡逻队。他们可以到上游去狩猎，也可以去杂鱼塘里捕鱼，就像他们以前训练白掌时那样。



“可你以后也一样会很忙，不是吗？”蛙跃眼里闪烁着难过。

她希望不是，可她明白，蛙跃的话至少有部分是属实的。她想安慰蛙跃。“需要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她靠近些，“但我保证，我会更努力抽时间和你在一起的。”

“我不希望你特意抽时间给我，”蛙跃喃喃道，“我不该只是你要承担的一部分责任。”

“不是那样的。”蛙跃想怎么样呢？她必须将族群放到首位。但并不等于他不重要啊。

“我以为我们之间原本有一些特别的情愫。”他说道。

“原本是有啊！”他是想表达什么呢？豹毛开始感觉不安了。“现在也有！”

“我以为，我们会很快结为伴侣。”他说，“然后一起哺育幼崽，就像日鱼和甲虫鼻那样。”

“幼崽？”豹毛藏不住自己的惊恐，“我现在不能有幼崽。我是副族长，未来的某天我也许会成为族长，尽管我希望钩星一切安康……”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但思绪却转得飞快。要是钩星真的横遭厄运怎么办？他要是死了呢？那她就得到月亮石去，取得自己的九命。一切都将不再相同。“但如果真的发生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蛙跃打断她，“那你就根本没有能匀给我的时间了。”

“我会抽出时间来的，”豹毛说道，“其他族长也有伴侣。我为什么就不能有？”

他的一双圆眼凝视着豹毛。“我猜，别的猫没有我这样自私吧。”他说，“他们可以将族群放到自身利益之前考虑。但我想要幼崽，想要一位有时间与我相互陪伴的伴侣。而现在，我渐渐意识到，我需要的伴侣只能是武士，和我一样的武士。”

“你不仅仅是一名武士。”豹毛说，“你很特别，和我一样。我们俩一起，可以让河族走向强大。”

“那是你的使命，”他说，“不是我的。我只想属于河族，而你想的是领导河族。你想要九条性命，可对我来说一条已经足够。而这一条生命，我不想耗费，用来等待我爱的猫抽出时间来爱我。”

仿佛有黑莓藤缠上豹毛心头，狠狠勒住，痛楚将心脏撕成碎片，让她几乎无法呼吸。“与我在一起，真的会浪费你的一生吗？”她沙哑着嗓子问。

“若我这一生能与你共度，那便不算白过。”他说，“但你却希望你的一生与整个河族同在。我不想成为你的绊脚石。”

她想告诉蛙跃，他不会成为绊脚石，但豹毛明白他是对的。如果他们结为伴侣，蛙跃便永远要屈服在族群利益之下。也许那对他并不公平。蛙跃值得拥有一位将他放在心头的伴侣，一位能给他梦寐以求的爱情与孩子的伴侣。豹毛与他目光相接，悲伤刺痛了她的眼睛。“对不起。”她轻声说，“我爱你，但我必须遵循星族为我铺好的道路。”

他用鼻头碰碰豹毛的脸颊，呼吸中的暖意让她喉头涌起一声呜咽。她将声音咽回腹中，抽身退开。

蛙跃注视她片刻，随后低头致意，转身走开了。月光洒落在他穿过空地的身影上，似乎将他的皮毛映成了微光粼粼的水面。悲哀在胸中涌起，但她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既然她有必须完成的命运，那这一路便必将做出牺牲。

她只希望自己不会对这个牺牲后悔。





第六章 委婉之言

豹毛打着寒战蓬开了毛发。这个早上凉飕飕的。她与平日一样在黎明时醒来，安排了一天的巡逻队。已经有两支队伍在外狩猎了，还有一支正赶赴雷族边界，更新气味标记。

她凝视着遥远的荒原，清晨的曙光给荒原披上了一层玫瑰色。风族不再在那里狩猎，这让她感到不适应。在石楠丛上泛着微光的寒霜一路铺到了河畔，营地边缘这股水流清浅无声，面上已经薄薄地结起了一层冰。她能听见巨爪与荫爪在芦苇荡中抓杂鱼时，用脚掌踏碎冰片的声音。

“豹毛！”波掌在入口处高喊。她惊讶地转过头去。她以为波掌已经和巡逻队一起启程了。“河流沿岸有狐狸的脚印。”

豹毛愤愤地抽动尾巴。狐狸竟敢将鼻子凑到离营地这样近的地方来？“追踪嗅迹，”她对波掌说，“确保它回到了森林里。如果它没有，那就用你们的气味将它留下的气味踪迹掩盖掉。要让它确切地明白，河族不欢迎捡剩饭的。”她嘟囔一声，随即想起过去几个月里在河族领地上狩猎的影族巡逻队，希望留下气味踪迹能把这帮捡剩饭的也吓走。但他们终归是得到钩星允许的，尽管每一次想到影族猫将他们的体臭留在河族的土地上，豹毛就恼得皮毛下泛起刺痒，但她依然闭紧了自己的嘴巴，静静等待。

河族正日益强盛。她对此坚信不疑。她确保每一只猫都有的忙——不断地巡逻，狩猎与训练，让她的族猫们比过去的很多个月里都更为健壮，他们协作时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而且，看起来豹毛付出的努力换来了他们的敬重。就连最年长的武士们也不再压着声音，悄悄议论她的年轻与经验不足了。

而现在，正当波掌转身要走时，豹毛又喊道：“带上莎草涓和湖光与你一起去，以免那只狐狸想当刺儿头。”两只母猫正将苔藓编织进长老巢穴的围墙里，让乌鸣与耕尾免受寒冷之苦。听闻号令，她们立即停下手中的活，

快步追上了波掌。

钩星正朝营地通道走去。他自己召集了一支巡逻队——微光皮、水獭斑和刺牙，他似乎很喜欢在晨间的巡逻队离开后再带队出发。豹毛也总会留下几位族群里最好的猎手，让他带出去。

她穿过空地，好在钩星离开前与他交谈。她担心下游的河流在上个月里经历了过度捕捞。“你计划去抓河里的猎物吗？”她问。

“是啊。”钩星搜寻着她的目光，“你怎么问起这个？”

“我想，你们可以在太阳石附近捕鱼。”自从雷族强行将太阳石据为己有后，钩星就一直有意避开那片河流。就算他不愿意用武力将岩石夺回来，至少也应该让河族在那里有些许存在感吧。她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漫不经心：“我们好些个月没在那里捕过鱼了，里头肯定猎物充沛，你觉得呢？”

钩星眯起了眼：“你知道我对那片河段的想法。”

“是的，我明白。太阳石现在属于雷族领地了。”豹毛坐下身，将尾巴弯过来盖住前掌，“但将猎物充裕的河段白白浪费，总觉得有些可惜。”她将头歪向一侧：“河流依然是我们的领地。”





通道旁，微光皮、水獭斑和刺牙都不耐烦地移动着身子，吐息在寒冷的空气里翻卷。

刺牙竖起耳朵。“鱼群确实会躲在那片静水里。”他对钩星说道。

豹毛没有将目光从河族族长身上移开。钩星的神情表明，他显然清楚地听见了她的提议，也发现了其他猫对豹毛的赞同。也许就现在而言，达到这一步已经够了。“但也许还是不要去惹雷族为好，”她接着说，“过去几个月的和平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给了河族站稳脚跟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可供狩猎的地方。”

钩星目光犀利地瞧着她。“我看得出来，过去几个月里站稳脚跟的不仅仅是河族，还有你。”他说，“很高兴看到你已经学会了说话的技巧，运用话语同掌控利爪一般娴熟。但我们今天不会在太阳石附近狩猎。”他弹动着尾巴，朝通道走去。微光皮与水獭斑快步追上，但刺牙犹豫了一下，他与豹毛目光相接，然后才跟了上去。

豹毛感到得意一闪而过。她或许没能说服钩星，但是刺牙已经听进去了。刺牙也许会让同样的观点在其他资深武士中传播开，而她不用大动干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泥毛会对她的耐心刮目相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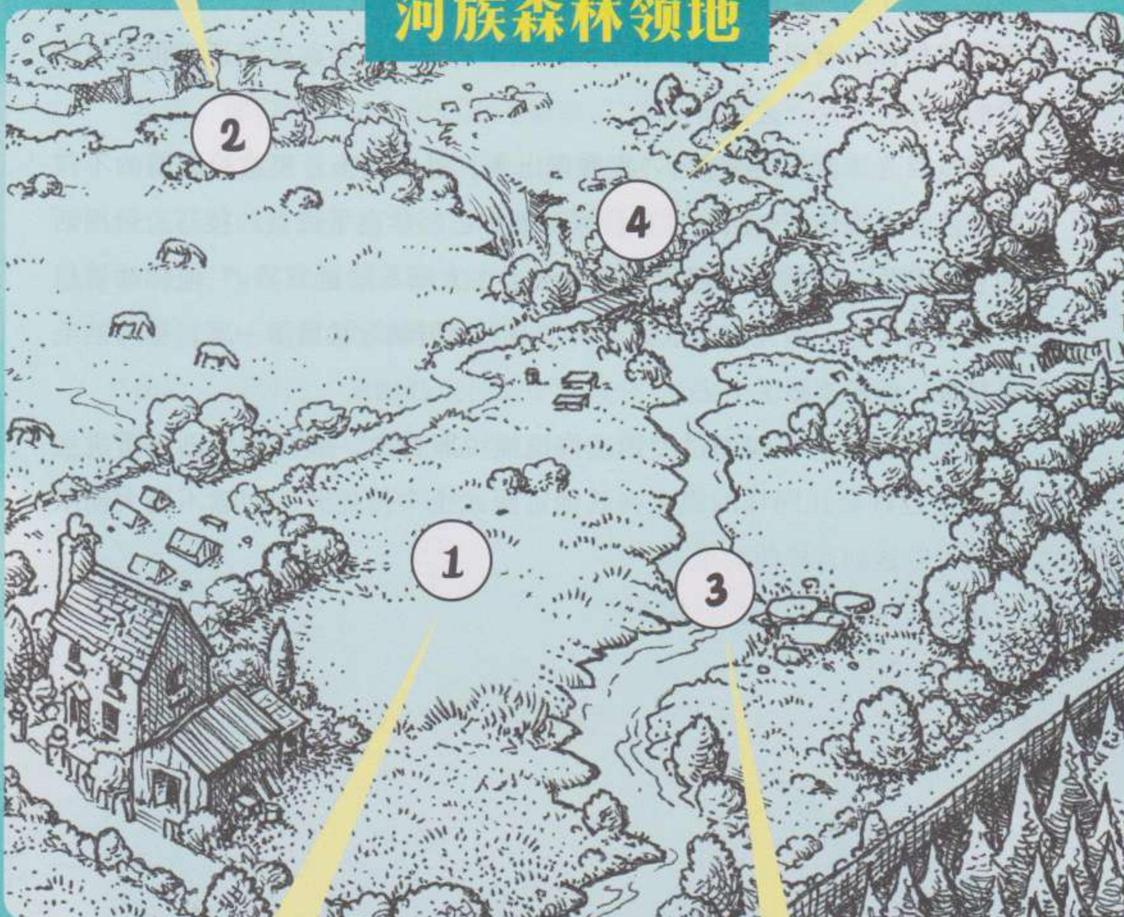
河 谷

风族的长老们喜欢吹嘘他们年轻时可以从河谷的一岸跳到另一岸，但现在，所有学徒都被明令禁止过度靠近那段悬崖。

两脚兽桥

当河水高涨时，这座桥就是渡河前往四棵树的安全通道。

河族森林领地



河族营地

河族营地位于一个排水良好的小岛上，岛的四周环绕着芦苇而不是荆棘丛。由于其他族群对水的厌恶，河族营地从未遭到过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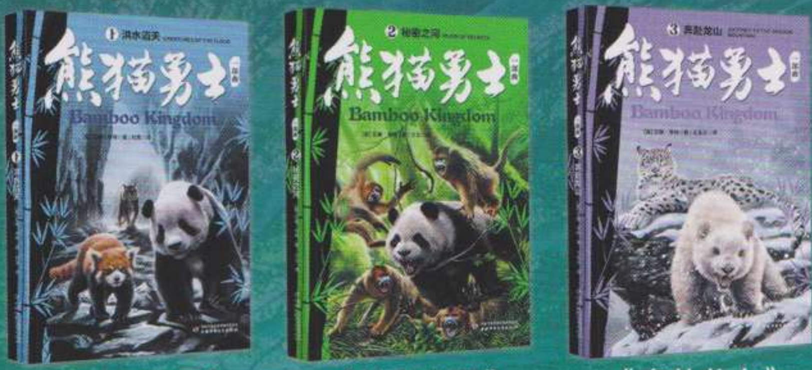
河 流

河流是河族的猎物之源，也是他们的保护伞，但河水就像月亮一样善变。有时候，河流安静、温柔、波声汩汩，而在另一些时候，它就像两脚兽的怪兽似的，一边咆哮一边喷吐白沫。

世界级畅销书《猫武士》作者艾琳·亨特最新巨制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全球首发

《熊猫勇士》



《洪水滔天》　《秘密之河》　《奔赴龙山》



《暗日凌空》　《闪电之焰》　《烈火余灰》

套装定价：210元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倾情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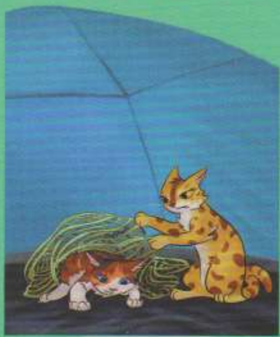
一部“烧脑”的悬疑推理小说
一个感人肺腑的温情疗愈故事
一场不负使命的逆天奔赴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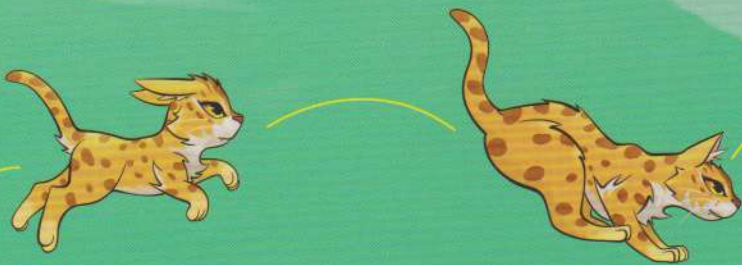
《熊猫勇士》是一部由中少总社自主策划创意，约请国际知名团队艾琳·亨特执笔，联袂创作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动物奇幻小说。作品以深受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大熊猫为主角，讲述了三胞胎大熊猫历经奇幻冒险拯救家园的励志成长故事。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6

下集预告

秃叶季即将到来，身为副族长的豹毛不得不为河族的未来考虑。两脚兽的垂钓行为使她冒险偷鱼，却将藓毛置于险境，差点丧命。钩星生病期间，豹毛暂管族群事宜。然而在边界巡逻时却发生意外，爱徒白掌在战斗中不幸坠崖身亡。数次打击之后，豹毛听从师友劝告，开始反思自己……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ISBN 978-7-5148-8896-6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